

# 論青年的自學

著 韓 伯 曹

大連大眾書局印行

因爲學校的收費與升學必須交憑證書的限制，多數青年被排斥在學業圈外，已經是不止一天的事了，再因爲求知慾的普及和增長，超過教育事業的擴張速度很遠，青年失學的數量不斷的增加。加之抗戰以來，日寇摧殘我文化，許多學校被破壞，失學的嚴重性更是不堪設想。

就是在學的青年們，也因為教育的進步趕不上時代的進步，非常感覺學習生活的空虛與沉悶。比較勇敢的竟實行「學習的自力更生」辦法，企圖打開一條出路。

所以，已經提出了多年的「青年自學」主張，至今仍然切合一般青年的需要，而且需要得更迫切了。

## I

爲了這，討論「青年自學」問題的文字，即使是很粗淺的，也值得貢獻於青年們之前。本論集所收集的是作者曾在「自修大學」「中學生」等雜誌上發表過的幾篇討論學習問

顯的文字，（後半部全是給讀者來信的答覆）大部份是在抗戰前寫的，但對目前的壯年仍然適用。內容都是「老生常談」，不過對於開始學習的朋友們，多少可以給予些鼓勵和幫助。因此就交石火社出版了。

我希望讀者們對於我的不可避免的錯誤，多賜指正，那麼，拋磚引玉的結果，不止是我一人在談學習中獲得了學習的機會，全中國青年也將在交互學習中進步。

二十九年六月。伯韓於桂林。

目錄

前記	一
談自學	一
求學與做人	一〇
死讀書和活讀書	一六
學習鼓勵工作	二六
三個原則	二八
論生活經驗	三三
論個性	四一
怎樣訓練思想	四八
哲學與生活	五六
寫作，思想和生活	六五
怎樣自修中文	七四

談寫作	七七
談自學本國史地	七九
談自修新聞學	八一
關於「寫作，思想和生活」	八三
怎樣研究實際問題	八七
關於思想訓練的問題	八九
應不應離開學校	九八
兩種讀書方法並不衝突	一〇一
怎樣用卡片做筆記	一〇二
讀書會的一個問題——附談沉寂的局面	一〇四
自學問題——職業問題——救亡工作問題	一〇五
求學呢？就業呢？	一〇七
想要先來充實書本子的知識	一〇八
失學的煩悶	一一〇
失學——失業——性的要求——自殺——何處去救濟	一一一

讀書，修養和改造社會	一三
克服歪曲理論者	一五
怎樣對付官僚腐化的積習——怎樣應付同事們	一七

## 談自學

什麼叫做『自學』？不經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不需要教師的指導，而憑藉自己的努力來學習，就是『自學』。『自學』可以和受學校教育一樣，學習種種的知識和技能，甚至於比受學校教育還好。但有一點比受學校教育不同，就是不能夠取得畢業證書。這一點，在一般志在求實學而不在造資格的人們，本來是不重要的。所以受學校教育比之自學，沒有了不得的優越之點。

『自學』爲什麼可以成功，從學校中的學生自修就可以看出，因爲即使在學校裏面，一個成功的學生，也是大部分得力於自修。純粹被動地等待旁人注入知識，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假使說學校教育有什麼長處，那就是圖書、儀器的設備，和師友的衆多，使見聞廣博，容易引起學習的興趣，並且幫助理解的便利。然而，在注重自修的人看來，那些條件不過是補助的吧了。那些補助的條件，並不一定要在學校中去尋找，比方要找圖書，可以利用圖書館，要找共同研究的朋友，可以邀集願意自修的同志，等等。至於研究的對象不是自然現象，就是社會現象，這些現象到處都可以碰着，隨時都可以發現，尤其不必到學校中去找。

在目前，正規的學校教育，完全被富家子弟獨佔了去，大多數貧苦的人們是沒有份兒的。貧苦的青年既然不能夠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就應當另找求知識的出路。這條出路就是『自學』。有了『自學』的門路，失學的青年可以不必呆望着有錢的人們的享受教育權而着乾急了。

其實，如果有志救國的人，爲了學習一種適應當前現實的學識，而到學校裏面去，結果只有感到失望的。因爲，現時學校教育的目的，據說是使學生們準備一種知識技能，到將來自謀生活及服務社會的時候去應用的；但是爲了這，就不得不使學生們跟當前現實絕緣。理由是，使他們可以專心學習，而不至於分心到『不急之務』。這樣的極端的例子，記得從前立報小茶館裏面披露過，就是某某教學法國文的學校『不許學生看報』的辦法。試問，這樣的學校，和社會有什麼關係？它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是一種什麼樣的人？恐怕除開學着說幾



句洋話，知道和紳士們應酬的禮儀之類以外，就沒有什麼本領了。如果說有的話，那也許是學了一些裝飾學者門面死的知識，也許是學了一些抹煞科學真理的歪知識，將來應用起來，僅僅可以自騙或騙人吧了。談到生活的必需的知識技能，這只有在現實生活中去學習，才與現實生活適應。比方，學泅水必須在水裏面去學習，學爬山必須到山地去學習，否則『紙上談兵』，是沒有用處的。再就認識上說。比方，俄國的外交政策已經隨着政治經濟機構的變革而變革了，如果我們還拿帝俄時代的『進取土耳其』和『進取滿洲』的發達政策來解釋它，那就等於把去年的歷史拿到今年用了。事實上，目前學校裏面所教的，大半是犯着這個毛病的。最近看見一本初中外國地理（民國二十五年四月第十七版的），上面說到共和國，舉了德國做例子，但說到一黨獨裁政治的國家，反而不舉德國做例子，這明明要使得學生們對於目前德國的認識糊塗起來了。可見學校裏面所教的書，並不可靠的。至於說到服務社會的能力，這又只有在社會改革運動中去鍛鍊，才靠得住。否則，像過去一般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大罵社會的不良，官僚紳士的無恥，一到離開學校以後，自己就很快地被不良的社會所同化，搖身一變而成爲新的無恥的官僚或紳士了。因爲，他們在學校裏面，沒有經過實際問題的試探，沒有和社會的惡勢力作過艱苦的鬥爭，只曉得空談改革社會，所以遇到實際生活中的種種艱難險阻，不是灰心短氣，就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主張索性放棄。

照這樣看來，學校教育只能夠造就書獃子，（當然並不是說一切受學校教育的人都會變成書獃子，但許多青年之所以不變成書獃子，那還是由於自己不讀死書，而常常接觸現實，或者由於某些進步的教師指導啓迪）有什麼可羨慕的價值呢？一切沒有機會受學校教育的人，正不必自餒，就在實際的生活鬥爭中提高自己的知識吧？

## 一一

自學不是專門讀書，是讀書與作事同時並進。孔二先生說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這句話包含了真理。可是今日主張讀死書的先生們，儘管拚命提倡讀經，却絲毫不了解這一節經書的真理。相信自學的人，必須努力做事，而且要把做事當作第一義。僅僅知道『讀書不忘作事』，或『讀書不忘救國』，那是不夠的。讀書與作事，或讀書與救國，不可以弄成互相對立的兩件東西，好像魚和熊掌的不能同時並吃一樣。我們應當認定作事或者參加救國運動，就是學習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一部分。比方平日讀到論及帝國主義侵略的書，見解大半是模糊的，一到了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時候，親自體驗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種種手段，那種認識便異常地深刻了。讀書，不過是輔導的學習方法，並不是唯

一的學習方法，也不是主要的學習方法。

因此，自學的地點不一定在書齋，尤其不應當躲在書齋裏面去死讀書。我們的教室在工廠，在田園，在軍營，在戰場，……在複雜的社會和廣大的自然界，有無窮的活書給我們讀。

不過，如果我們不好好地運用自己的頭腦，對於這些活書就不能夠獲得什麼心得。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都是非常複雜的，我們要是不運用思想，就不能夠把握它們的本質。何況，有些人還故意散放烟幕，歪曲事實的真相，使我們看不清楚呢？假使我們沒有敏銳的分析能力，我們就只能做無知的人。所以，自學的人，無論在工廠，在田園，在軍營，在戰場，等等，時時刻刻不放鬆每個角落的實際問題，要運用科學的思想去尋根究底，弄個明白。

自學的人努力實際工作，但不做一個瑣屑的事務主義者。因為他在小處着手，同時在大處着眼。他不忘記大處和小處的聯繫。爲了增進自己的理解，他決不輕視讀書的意義，因爲好的書籍保存了過去人們實際工作的經驗，和種種的教訓，使我們讀了，在行動中可以避免許多不必重複的錯誤，可以節省許多不必用的腦力，可以減少許多不必有的損失。爲了要求行動的有效，他認識指導行動的理論的重要性，很熱烈地從事理論的研究。

自學並不是獨學。學記上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在封建時代，人們尙且這樣地反對獨學，我們這個時代難道還不應當反對它嗎？自學的人決不是孤獨的，無論在工場，在軍營，在田園，等等，他都有許多的同伴，這些同伴未必不都是有求知識的欲望的。自學的人應當把這些自學的同志聯合起來，共同研究，實行「集體的自學」。

集體的自學有種種的好處。第一、遇着困難的問題，大家討論解決的辦法，比較個人的考慮要來得周密。第二、搜集材料和研究，可以分工合作，比較個人的努力來得迅速而有效果。第三、採用互相督促互相批評的方法，容易養成有規律的生活和良好的學習習慣，不像個人自學的缺乏拘束性，容易鬧「虎頭蛇尾」的笑話。

自學既不是孤獨的，就不應當拒絕指導。自學雖然不拿教師指導當作必要的條件，但如果有取得先進者指導的機會，決定不可失掉。不過自學的人對於指導者的選擇是自主的，不像學校裏面學生的被動，沒有擇師權。

良好的教師對於學生的影響，不在於每天的照例的教授，而在於偶然間一兩句話的指

示。爲什麼呢？學習不能成功，大半由於方法錯誤，或者沒有得到門徑，以致暗中摸索，無效地耗費時間和精力。學習的門徑或正確的方法的指示，有時候只需要簡單的幾句話。所謂『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就是良好的指導的特寫。一個自學的人只要獲得片言隻語的良好指導，不必每天坐在學校的課堂，而結果比較被動地接受不良的指導的，不知道好多少！

自學雖然不拿『住學校』作必要的條件，但也不是絕對不利用學校。假使在時間上在經濟能力上都容許某種程度的利用學校，當然也可以利用。不限制入學資格的學校，在這個社會裏而是特殊的學校，自然爲數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所謂補習學校，民衆學校，工學團，臨時訓練班，某些學校裏面的補習班，以及系統講演，等等，都是這種學校。雖然它們的內容往往很簡陋，但是在讀、寫、算或某一特殊科目的訓練上，對於自學者不是沒有幫助的，假使自學者去受短時期訓練的話。因爲，有時候，一種求學工具使用的訓練，或某一科目基本常識的獲得，對於自學者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通信指導的函授學校及指導自學的定期刊物，如果適合自學者需要的話，當然也可以利用。

總而言之，一個自學者對於良好的修學指導不拘定什麼方式，都是要儘可能地接受的。

自學的人必須確定學習的目的，根據目的設定一個自學的計劃，然後依照計劃按步就班地作去。工作要有恆心，方法要經濟化，才能够成功。

被動學習的學生，不知道什麼是修學計劃，因為學校當局甚至於教育部，老早替他們定了計劃，規定了課程綱要，支配了學習時間，等等。但是，自學者的課程綱要，是要由自己規定的，學習時間是要由自己支配的。

一個人作事，沒有計劃，亂七八糟便去作，效能一定減少，就是加倍努力，也是很難成功的。壞的計劃比沒有計劃好，因為在壞的基礎上可以逐漸改良，使它變成好的計劃。

計劃中間的第一要件，就是認清自己學習的目的，目的有一定，選擇學習的材料就有標準了，決定研究的問題就有範圍了。自學者的時間常常是有限的，拿很少的時間來自學，一定要用在需要最急的學習上面，方才合算，所以確定目的和範圍，是非常之緊要的，同時在一定範圍以內決定進行的步驟也是重要的。

自學的工作要有恆心來支持，但不要間歇性的過分努力，因為過分努力徒然使得精神疲

勞，對於學習沒有益處。每隔四天連讀四個鐘頭的學習，其效力不如每天一個鐘頭的學習。過分地要求速成是沒有用的；成年人不耐煩學習，大半是由於有求速成的成見。比方新文字是很容易學習的，但有些人學過十來個鐘頭還沒有成功，就斷定它的難學，却毫不想到學習漢字的過程是經過百倍的時間的。學校的修業，尙且要規定幾年畢業，而業餘自學的人們，研究一種東西，動不動要求速效，怎麼能夠做到呢？因為不能速成而消極放棄，那是非常錯誤的。

自學的人們，常常在極忙的時候，抽一點工夫來讀書，他必須不浪費一點兒時間和精力，用很經濟的方法來研究，是不待說的，至於什麼是經濟方法，就要由各人的經驗來決定。我們所能够想到的原則，是在一定計劃之下，運用腦力最活潑的時間，集中注意來研究最重的部分。反轉來說，不在計劃以內的不去亂讀；精神疲勞的時候不用腦；不重要的部分就省掉，不去研究；研究的時候不分散自己的注意；這一些都是經濟的方法。

以上所說，大半是比較屬於技術方面的，但爲了自學的成功，却有加以注意的必要。

（二十六年於上海）

## 求學與做人

求學和做人，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才算得是現代的青年呢？我以為應該採取科學的態度。什麼叫做科學的態度呢？這就一言難盡，只能够舉出我所感到的幾個要點來講。

第一點，觀察事物要精細而判斷則要審慎。比方有人告訴你，人死了要變鬼，靈魂學家還可以照鬼相，你是不是相信？一個人這樣告訴你，你或者不會相信，但若是甲也這樣說，乙也這樣說，丙也這樣說，許多人都這樣說，你就免不了要相信了。從前有個故事說，曾參是一個道德君子，當他離家遠出的時候，有人到他家裏告訴他的母親道，「曾參在外面殺人」。他的母親不信。後來又有人這樣說，接二連三地好幾個人都這樣說。於是他母親的信念也動搖起來了。這個故事，正足以指明謠言能惑衆的原因。凡是施行武斷宣傳（造謠便是）的人，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不許人家聽別人的話，只許聽他的話，另一個就是自己的話天天講，並約定許多大大家來講，這樣，在一般人心裏養成了習慣，無論怎樣不合理，也



就相信起來。可是，我們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對於這樣的宣傳是不會受他的騙的。因為我們的態度是非常小心的，無論什麼事情，非得有確實證明，決不會輕易相信。所謂確實證明，一定要在實踐中去證明，不能夠單憑人家的說話。大家的說話即使次數多而普遍，也不見得靠得住，比方中國人多數說有鬼有神，實際上不見得真有鬼有神，必須自己在生活中確實證明有鬼有神，才能作有鬼有神的判斷。單是自己隨隨便便的證明還靠不住，因為有時你自己精神恍惚，無故疑神疑鬼，你若把它當起真來，那仍然會謬誤，必須非常審慎地觀察、分析自己所接觸的事物，得到充分確實的證據，才能做結論。

我們的觀察與分析，僅僅用到人家所說的那件事情上面，比方「有鬼有神」，「會參殺人」之類，還不够，必須更進一步觀察並分析那說話的人本身和他的社會環境，研究他為什麼說這樣的話。比方那個造會參謠言的，也許是因為會參平日堅持正義，妨礙了他的不義行為，因而懷恨，那些響應他的，也許是他的徒黨，相濟為惡的，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又如那個講鬼的人，也許是個知識缺乏的農民，也許是藉鬼神斂錢的和尙道士，也許是個「半瓶醋」的知識分子，總之，造成他的鬼神觀念的原因有種種，或是社會的，或是個人的，我們都得研究它。

我們如果持這種精細研究的態度來處理一切的事物，什麼謠言、迷信和武斷宣傳，都騙

不了我們。平日讀書看報，也不會老老實實地相信書上報上的話，一定能從字裏行間去找出它的真相來。

第二點、對一切事物不要片面地去認識，要看出它的兩方面，壞的之中要看出好的因素，好的之中要看出壞的因素。比方你聽得人家說，讀死書沒有用處，但你的環境又使你不得不讀死書，你不要以為這就沒有辦法，須知道所謂死書並不是絲毫沒有用處，死書活讀就有用處了。人家說某種書好，介紹你讀，你當然想去找來讀，但你不要以為它是絲毫沒有缺點的。你所企慕的某種人物，事實上並不如理想中那麼完全，你所傾心的某個地方，事實上並不如你想像中那樣美滿，當你還沒有和那人那地方接觸以前，你應預先估計到，當初既不存在過分的奢望，日後也不至於忽然失望了。

有些青年對於社會的觀察常是片面的，當他在學校裏面聽到看到很多的現象，以為社會真的是那麼完滿無缺的，到了他服務社會的時候，一遇到社會的黑暗，就認為社會永遠是沒有光明的前途，而發生悲觀失望的情緒；有的人常常與進步的分子接觸，就忽視了落後分子的大量存在而冒險急進；有的人在落後分子的隊伍中生活，就過分估計落後勢力的巨大底打消了自己奮鬥的勇氣，甘心與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對時局的觀察也是如此，有的人只看到我們的缺點和敵人的強點，不看見我們的優點和敵人的缺點，因此就無形中接受了汪精衛的理

論；另一方面，有的人忽視了我們進步中的不足處和敵人削弱中的餘勢仍不小的一點，就不免輕敵，不免怠忽集中國力的工作。

再說到讀書，在目前複雜的社會中，許多部門的學術還免不了有門戶派別之分，假使我們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家的小天地裏，那就將使我們像井底蛙觀天象一樣，不能够跟當代學術上最進步的成果，反而自命爲懂得一切。當我們讀到一種書裏面評判某派學說的得失時，就必須準備找到那一派學說的著作來參攷，很客觀地去研究它們的誰是誰非，我們不應當隨聲附和去說那一派學說的怎樣不對。讀報紙雜誌也是如此，一件新聞，單看一個通訊社的消息是不够的，必須把幾個立場不同的通訊社的消息匯合起來研究，對那個新聞的真實性才會幾分把握。一件時事的分析，單看一種報紙雜誌是不够的，必須把幾種主張不同的報紙雜誌的言論參互比較，才可以瞭解那件事情的內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只因爲我們不自甘做個盲目無知的應聲蟲，而願意做一個有理性的有知識的現代青年。

第三點、無論何是，不要忘記實踐，要從實踐中了解一切事物的變化，了解其發展的過程，避免各種空想和直線式的行動。比方我們學習物理化學生物學等類的科學，讀一百小時的書，不如作十小時實驗的效果，因爲從實驗中，我們可以推知這些科學是怎樣由無數的實驗積累成功的，並且可以證明書上所講的真實。如果我們僅僅讀書，聽講，即使懂得明白，

也不免將信將疑。特別是如天文學上所說的空間的距離，地質學上所說的時間的經過，鉅大得不可思議，要是不知道科學家測算的方法，一定要駭怪人們是在說荒唐無稽的海話。所以要實驗才能够懂得自然科學。同樣社會科學也是不能單由書本上的研究去了解的，由書本上的研究只能背出一長串的名詞術語，公式定律，甚至只將這些東西作爲文字語言的裝飾品而不確信其爲真理，只有在改良社會的實際工作中去印證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理解才會深刻。也只有在實踐中才會辨別什麼是空想的學說，什麼是科學的理論；學院式的煩瑣辯論是絲毫沒有益處的。

在實踐中可以明白事物發展的過程，是非常複雜而曲折的，在不斷前進的途中常常有停頓甚至退後的現象，在最大成功之前，常常有多次的失敗。在實踐中可以明白社會發展的一定步驟，什麼今天革命明天就到了最理想的社會的學說，都不過是一種幻想。不但社會的發展，就是個人的經歷也是這樣，當一個人達到他奮鬥的目標以前，不知要經過多少艱難挫折，很少一帆風順的，誰能克服一切困難而前進，誰就是事業的成功者。但僅僅坐在房子裏幻想而不努力於生活鬥爭的人，是不能了解生活過程的曲折的，他也無從獲得最後的勝利。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即在學的青年，應當認真地學習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在國際學術界是共同致力的，凡目前水準所能達到的最進步的成果，大家一致公認，所以它是比較

近於客觀真理的，這種科學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發達生產，而且可以改造我們的腦子，祛除一切模糊籠統的觀念，和先入爲主的成見，不過我們不可把它當作洋八股讀，而要當作實際知識來研究。而且應當進行一種科學運動，使科學知識普及到民衆中間去，逐漸改造一般民衆的頭腦，使它現代化。抗戰建國的偉大工作，不但要求有無數專門人才與普通幹部，而且需要文化水準提高的大衆，所以學術研究與大衆文化運動都是當前的急務。誰能擔負這些任務呢？當然是一般知識青年，如果一般知識青年熱誠地擔負這任務，而以充分的科學精神去貫徹它。我相信我們的民族復興一定成功得快，而青年們的前途也非常光明的。

(二十九年三月)

## 死讀書和活讀書

這是一個老題目，並且曾經在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三號被張耀翔教授罵過『不通』的。我們現在『舊話重提』恐怕有些人不曉得這段故事，不免首先交代一番。

話說某刊創刊號裏面，曾經登出過一篇文章，叫做求知識的三條路，它提出了『讀活書』和『活讀書』的主張。所謂『讀活書』，就是『注意社會上一切活動的事物，這些活的東西就是活的書』。所謂『活讀書』就是『利用前人的可寶貴的經驗，來幫助我們認識宇宙認識社會進一步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同時『用一切現實的事理人情來判別書上說的話，改正書上的錯誤』。

『有許多人，雖是胸羅萬卷，但因爲他不去多與社會接觸，不把從書上所得的知識和社會實際生活的經驗的知識配合起來，結果只成了一位書獃子』這就是『死讀書』，也就是光『讀死書』，這種人在形式上雖然是活的，實際上也等於『死人』，所以『讀死書』是

『死讀書』和『讀死書』的當然的結果，——這些道理是從求知識的三條路推演出來的。

因為這一套道理流行起來，於是張耀翔教授就來了一篇『「讀死書」死讀書』讀死書』通嗎？』的文章，他說，書沒有什麼死書活書的分別：隨便什麼書，讀了都有用處。讀一遍學生字典，可以編識字測驗，細讀北平電話簿，可以做一篇『北平之商店招牌』的統計文章，可見字典和電話簿都不是死書，其他更不待說，至於四書、五經等類的古書，更是有價值的書，因為經過長時期的淘汰，依然存在的緣故。由此可見『讀死書的話是不通的』。

至於『死讀書』呢，他以為書籍不像食物，吸收多了會停滯的，倒很像財貨，多多益善。一個人如果因為讀書，不愛參加其他活動，那是因為他已經有了最高等最愉快的活動。他是在思想，沉默地思想，我們正是需要用這樣的態度去『致全力於讀書』，不可以罵做『死讀書』。

『讀書死』的不通，在他看來是不待說，因為讀書是和人的死亡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

張教授的文章發表以後，洞若先生給他一個反駁，他說：

張教授將歷史的存在與現實的存在混為一談，因為每一部書都有牠歷史的價值，而斷定了天下沒有死書，這用意無非將歷史的存在來混淆現實的存在，將死去了的意識來

模糊活人的頭腦而已……凡是離開我們現實生活、脫離我們現實存在、並且阻礙我們現實生活前進、賊害我們現實存在發展的書籍，我們都有理由說牠是與我們生活無關的死書……對於特定的個人的生活不能發生影響，不能發生作用的書籍，在這一特定的個人看起來，牠便不能算是一本死書……張先生不但沒有分清楚歷史的存在與現實的存在，並且也沒有弄明白他自身的個人存在（這個個人的存在，其本質不消說是社會的，嚴格地說來，是應該說社會的存在的）與大眾的存在之間的差異。

的確，張教授說四書、五經不是死書，正是把歷史的存在和現實的存在混淆起來了。說字典和電話簿不是死書，是把那不需要查字典的人和需要查字典的人，不需要打電話的人和需要打電話的人，混淆起來，也就是把個人的存在和一般大眾的存在混淆起來了，因此，四書、五經、學生字典、北平電話簿，在張先生眼裏，成了人人必讀的書。洞若先生分析張先生錯誤的根源，是很中肯的。

洞若先生又指出張氏『爲求學而求學』的態度的錯誤。他說，在資本主義臨到衰老死亡的階段，暴力政治在世界任何一國出了頭，藝術已經斷絕他創作的根源，歌頌戰爭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已經代替了唯美的內容，教育更是最直接地做了鼓勵戰爭與壓迫的工具，這時候還用得着一個人『爲求學而求學』、『爲藝術而藝術』嗎？……凡是要求和人間實生活脫離



、要求與社會的實踐，時代的實踐隔絕，而以其本身為目的讀書，我們要稱牠為死讀書。

張氏把『讀書死』這句話孤立地來批評，洵若先生以為那是顯然的錯誤。因為『這句話應該被認為是前兩句話——『讀死書』『死讀書』——的結論，……而且這個死決不是個人形體的死，而是個體的精神上的死，和整個民族生存大眾生存的死』。

這一次筆墨官司，可述的大概是上面的幾點，在這裏，證明張教授『不通』的話，未免是『夫子自道』。

在交代過一番之後，可以說本文的題旨已經解釋清楚了。簡單地說，『死讀書』和『活讀書』是兩種讀書的態度，兩種讀書的方法，前者『為讀書而讀書，不和實際生活相聯繫』；而後者則恰恰相反。有了這種態度上或方法上的分野，那嗎，在選擇『讀』的對象上，就有『死書』『活書』的分別了：影響到個人和社會國家的前途上，就有『讀死書』和『讀書活』的不同結果了。

題旨既明，再說說怎麼去活讀書。

★

★

★

★

第一、就在學校的青年說，應當把社會服務和學校規定的功課同樣地看重。——這裏所說的社會服務，是針對着當前現實的，是知識分子應該擔任的，決不是離開現實而做些『掃

街道』之類的瑣碎工作。

現在多數辦教育的人，是不願意學生們分心到規定的功課以外去的。他們表面上的理由，是恐怕規定的功課做不好，其實裏面還包含種種的理由。有的學校當局恐怕學生活動起來，就不容易就範，因此不稱職的教員和不合理的訓教方法，就隨時有被學生指斥的可能！這樣就不免損及當局的威信或者使他們辦事難以偷懶和作偽。還有些學校當局，因為恐怕學生的活動，觸犯了各種的忌諱，弄到動搖學校的根本，所以索性禁止學生的活動，讓他們去『死讀書』。這在動機上是非常值得同情，不過他們的辦法未免太機械。因為他們實在太膽小了，所以一點也不肯通權達變。以上這兩種學校當局，都是叫學生『為讀書而讀書，不要管閒事』的。

另外有一種學校當局，却採用一種巧妙的方法，來欺騙學生。他們並不否認在學校學生有社會服務的必要，但是他們領導學生去做一些瑣碎的社會服務，比方，學校四周的街道不清潔，叫學生去清掃一番，替四周的居民作一個榜樣。貧民的生活痛苦，叫學生們向他們宣傳節制生育，這一類的事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看做『不急之務』。但是那些巧妙的欺騙者，却使在校青年們沉溺在這些事情裏面。

還有，『學生自治』的活動，在比較開明的學校裏，是被容許的，但有時候那些學校當

局指導他們去做的是一種所謂『學校市』的工作，那種學校市，是一個做造的雛形國家，有市政府、市民會議、警察、法庭等等，看來是很現實的，但是實際上這種組織完全和學校外面隔離，它的活動不過是一種模仿的遊戲，並沒有一些兒現實的意義。

我對於一般誠意為青年造福的教育家們，希望能夠注意上述的幾種現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同時對於一般不甘心死讀書的青年們，希望能夠用銳利的眼光去批判學校當局對於學生服務社會所取的政策。要知道顧亭林的話：『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是說得很對的。像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開始的學生救亡運動，才是現代中國學生社會服務的正軌。假使你，現在是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還可以對於國家民族的危亡漠不關心，將來希望你擔當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那更是冤枉透了。

★

★

★

★

第二、假使說，一個學生爲了畢業證書的緣故，不能不把學校規定的功課做到很好的地步，所以要『死讀書』。這個，我告訴你，首先不要過分相信畢業證書的用處。固然，現在中小學生想要升學，十分之八九是要有畢業證書的；職業、專科或大學生畢業以後，想要找飯盃，也是常常要拿證書來做資格的；但是你知道，並不是每一個有了中、小學校畢業證書的人都能夠升學，並不是每一個有了職業、專科或大學畢業證書的就可以找飯盃。事實上『畢

業即失業』的叫號，我們已經聽熟了。其次，就算有時候爲了應付環境的緣故，不能不要那一張證書，那也不用不着把全副精神去對付死功課，只要把它弄得及格就夠了。無論如何，一個有爲的青年，是決不應當做分數的奴隸的。

一個有爲的青年，必須有犧牲世俗的榮譽的精神，才可以打破死功課的枷鎖，才可以不做分數的俘虜。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有幾位北大學生畢竟犧牲了學業，而沒有享受『青雲直上』的幸福。但是，假使他們不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對於這種損失，是決不會懊喪的，因爲他們在社會服務上收穫了偉大的果實，並沒有白白的犧牲。

★

★

★

★

第三、另一方面，一個有識的教育家，必須能够破格地幫助不肯死讀書的青年，筆者記得中學時代有一個同學，因爲在學校裏不注意規定的功課，屢次應當受留級或開除的處分。但是因爲當時的校長是非常愛護天才的和貧苦的學生的，而這位同學恰好是一個天才的而兼貧苦的學生，他的畸形的發展完全被校長理解了，並且同情了，所以並不因爲他的平均分數不及格而留他的級，除他的名，竟讓他和同班同學一道兒畢業了。後來他經過繼續的數年求學而成功了全國知名的戲劇作家之一。還有個同時同地而不同校的中等學校學生，他的發展也非常畸形的。他常常不上課。他有一位親戚，在那學校作學監，責備他。他說『我有我的

讀書計劃。上課，就要佔去我的讀書時間，打破我的讀書計劃了！因爲他，不願意上一堂算學又去讀歷史，上一堂歷史又去念英文。他一讀歷史，就得做一些參考書，讀它幾天之久，告一段落之後，然後轉向旁的功課。對於旁的功課的做法，也是這樣。他以爲讀書非如此不可，但是學校的規矩是要上課的，怎麼能够容許這種放蕩不羈的學生呢？所以那學校的校長準備開除他的學籍。但是有一個教授教育學的教員，十分喜歡這個學生，他堅決的主張保全這個學生。然後這個學生才在那個學校畢了業。後來這個學生，成功了社會運動的領袖，他所幹的事在歷史上也將要佔很重要的一頁。

最可注意的是，這兩個人，在當時都不高興讀學校裏面的功課，但高興作校外的活動。前一個喜歡投稿到報紙上的副刊，或者編輯學生團體的出版物。當他某一天走進一間省立圖書館的閱覽室，看見一個不相識的青年讀着他參加編輯的月刊的時候，十分地高興，以爲多數人的欣賞比之國文教員的好評語是光榮多了，後一個則向不同的學校徵求不相識的青年做朋友，在假期中向生疏的鄰近各縣去旅行，去調查社會狀況。那個時候，是在五四運動以前，一般學生是不參加校外活動的，但這兩個學生就把眼光射在學校以外去了。他們以後對社會能有所貢獻，就決定在當時自己活動的傾向上面。但是假使當時那兩個學校不愛護他們，在初年級便斬絕了他們學校的生活，也許因此完全阻止了以後的進展，也未可知。這不

是教育家應注意的事麼？

第四、就校外青年說，不要以為僅在學校裏而就可以讀書，用自修的方法來求學，有時候成績比在學校裏的更好。但要注意，讀書要適合生活的需要，不需要的書不要讀。

學校裏面的青年，容易偏於理論而缺乏實際的知識；但一般職業青年，則於日常生活，經驗比較豐富，而缺乏理論的知識。缺乏理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要使一般大眾從具體的經驗了解到現實的全貌，和真正的內容，那是非有理論幫助不可。因此一般職業青年應當讀書，求書本上的知識。

美國教育家桑戴克從心理學的觀點，證明成人也有可塑性，即有受教育的可能，所以知識不必在幼年準備，到壯年去用，所謂『幼學壯行』是錯誤的，在成年時候，遇着需要某種知識的場合，再去學習某種知識，也不為遲。

★

★

★

★

總而言之，『書』是幫助人們思想的工具。一個人，要不為『書』的奴隸，要能夠隨時使這種工具供自己的驅使。這是活讀書的主要原則。

在更積極的意義上，每一個活讀書的青年必須配合着社會的實踐，學習書本上的理論，在必要的時候，更須暫時放下書本，從活的鬥爭（如民族鬥爭）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各種智

識，並且運用已經獲得的認識去展開社會的實踐。

(二十六年二月)

## 學習鼓勵工作

學習與工作應當怎樣聯繫起來呢？這是一般人都會考慮的問題。我們常常聽見從工作中去學習的口號，但是有許多青年在工作中常常感到空虛，失望，以為從工作中學習簡直是騙人的話，這其中，是有一個誤解，即把工作中的學習解釋為書本上的學習。大凡在工作中所謂學習，不外是一些實際問題的體驗，從這中間，或者印證着已往在書本上學過的原理原則而加深其了解，或者豐富原理原則的內容而創造了些書本上所沒有的東西，這便是在工作中學習可寶貴的地方。所以，我們並不要失望，就是已經明白了工作中學習的主要意義。

但是，若果我們在工作中完全不增加書本上的知識，我們也將成為庸俗的事務主義者，成為無靈性的機械。因為我們的日常工作都是技術的。假使我們完全不讀書，不看報，我們對於周圍世界的變化，就會漸漸弄得茫然無知，我們的遠大的眼光，漸漸縮小範圍而成爲近視了，在表面上看起來，這種近視，對於我們的日常工作似乎沒有妨礙，因為我們並沒有站在指導千百萬群眾的地位去進行偉大工作，其實，這種近視，對於我們的日常工作，仍然是有妨礙的，一個沒有遠大眼光的人，對於眼前的實際工作看不出它的重要的意義，因此，就



沒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去鼓勵他的前進，他只有機械似的乏味的工作着而不能發揮一點積極性，結果，即使他對於工作不心灰意懶，也會採取做一天混一天的敷衍態度，或者完全要談生活的鞭子鞭打着才勉強的應付，這樣的工作態度當然是不會使工作效率盡量發揮的。

因此，爲了鼓勵我們的工作熱情，我們就必須在工作時間以外還留出一些時間去增加着本上的知識，培養遠大的眼光。

可是，我們同時要把握着書本子學習與日常工作的聯繫，這並不是說，我們作的技術工作，就只去讀技術的書。我們儘可以讀哲學，讀政治，但必須尋找哲學或政治和我們工作的聯繫，我在前面說過，眼前的實際工作有其重要性，有其遠大的目標，這就是要從書本知識與實際工作之聯繫中去了解的。

從來有兩句格言：「遠處着眼，近處着手」。這可以作爲我們工作的座右銘。能從遠處着眼，則工作不至於乏味，能從近處着手，則計劃不流於空想，在近處着手方面，我們要「行之以漸」「持之以恆」，在遠處着眼方面，有時我們知道不得不「見機而作」，「急起直追」，便可以打破常軌去幹。這是所謂「通權達變」，在戰爭與革命的大動盪的時代中尤其不可缺少的，我們只有學習才能並獲得這個必要的條件。

## 三 個 原 則

當張三先生高調着「青年們以讀現代科學書為主」的時候，李四先生上前一步，很憤慨地提出抗議，主張「青年們應該首先讀經書，把基礎弄得穩固，然後才去研究科學。」

李四先生提出了兩大理由：第一個國文是各種科目的基礎，但要使國文通順，必須讀經書。第二個，道德是為人的根本，但要使道德高尚，也只有讀經。

張三先生笑着說：「現在的國文是白話文，不是八股文了。現在的道德是民主的，尊重獨立的個人的，和從前那種片面的忠孝節義，那種奴隸道德大不相同了。讀經書有啥用場？」

「白話文是由古代的文字演變而來，不讀古時的經典，便不懂得白話文的來源。無源頭的水容易乾，沒有經史來滋潤的白話文一定也是枯燥無味的。」李四這樣說。

「青年們不是考古學專門家沒有研究文字起源的學問之必要，至於白話文的枯燥無味，

正是由於仍然夾帶了陳死的文言而沒有完全用新鮮活潑的現代語言去滋潤它的緣故。」

張三答。

李四：「就算文字是有時代性，然而道德是超時空的。聖賢的道德一歷萬古而常新的，除非實現的條件有點改變吧。所以國民道德的根本修養，在乎讀古聖賢書。」

張三：「你說道德沒有時空性，爲什麼平常人們以欺詐爲不道德，而用兵的時候却說：『兵不厭詐』呢？爲什麼不遵守一夫一妻制的男女關係，在文明社會爲不道德，而在野蠻社會則毫不成問題呢？因爲生活方式的改變，古來的道德，到今日已經只剩得空洞的教條。實質上封建宗法社會的愚忠愚孝，完全是反映等級制的無視卑幼分子人格的奴隸道德，到了民主的現代，誰還去遵守呢？而且，中國人素來缺乏的公德心，只有在集體生活中去培養出來，不能靠書本子啊！」

李四：「總而言之，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不接受先哲的文化遺產就不能復興中華民族的文化！」

張三插說：「曉得了！你這是把青年們當做專門學者吧了！人家還不會具備科學的基本知識哩！」

談話暫時中止了。

張三：現在再討論一問題。假使我們暫時擱開古書不讀，專讀新書，是不是也應當有個選擇呢？

李四：那是當然的，書籍如此地多，科目如此地繁，假使要門門知道，件件精通，那怕我們有兩百歲的壽命，也辦不到。

張三：那麼，我們怎樣選擇呢？

李四：據我看來，選擇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科目的選擇，選定一門學問，範圍越狹越好，譬如我選定了法國文學，我自然不但不要去讀什麼科學哲學的書，而且連法國以外的文學書都可以不讀，只要拿起法國的文學書就夠了。第二步就是書籍的選擇。在同一門學問中間，必讀的基本書也不過少數的幾部，其餘都可以作為瀏覽的補充讀物或參考資料，譬如就在法國文學當中，只要把幾部代表作仔細地讀了，其餘的隨便看看就行。青年們一開始就是這樣做，還怕沒有工夫讀書嗎？還怕將來不成爲專門名家嗎？

張三：關於書籍的選擇，大體上我同意你的話，但是關於科目的選擇，我可不能贊同了。初步學習的時期，我們需要涉獵到各方面，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文學，各種學問，都要曉得一個大概，因爲我們做人是需要有各方面的常識，而且即使要能够成爲

專門學者，也必須有實廣的常識基礎。假使像你說的，從來不曾涉獵過各種科學的普通知識，一開始就專讀文學，而且對於文學的各方面常識也沒有，就專讀法國的文學，這樣，不但會養成一種非常狹隘的偏見，而且連所謂法國文學也未必能够懂得透澈。因為文學是表現人生的，而人類生活是多方面的。而且，學術的對象本來是整個的不可分解的，所謂分科，不過是爲着研究的方便而已。我們只有當常識大概已經具備而需要深入地研究的時候，才用得着專讀一種科目的書。

李四：照你的話，在開始學習的期間，就要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等的書同時並讀，這難道一點毛病都沒有嗎？請問一個小學生能不能讀得懂一部哲學概論呀？

張三：這又是另一問題了。小學生不僅懂不了哲學概論，就是社會科學概論，自然科學概論也是看不懂的。但是把學習的資料，由淺而深地排列起來，學習時先從具體事實的直觀出發，而後進於抽象的思維，無論什麼都可以一步一步地懂清楚。自然，照這個原則，哲學書應當比較地後讀，科學書應當先讀；自然科學應當更比較地在先。但是，當我們讀了哲學書，即對於思維的法則有一點把握的時候，回頭再來讀科學書，必定會有進一步的了解，所以這個先後又不是機械的。

我們的研究原則由這個談話中得出來：

- (一) 由現代而及於古代；
- (二) 由一般而進於專門；
- (三) 由具體而進於抽象。

(二十四年七月於長沙)

經驗兩個字，平常用得很多。比方說某人學識雖然不好，經驗却很豐富，所以還靠得住。照這句話解釋，人們的知識技能，可以由學習或經驗兩條路徑獲得，即經驗是和學識相對待的東西。又比方說，中醫治病，是憑他們的經驗。這句話等於說他們沒有學識，包含了「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意思。這裏經驗二字的解釋，也和上面的例子一樣。

另外有一種說法，就是美國教育學中說所謂「教育是經驗的不斷改造」。照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學識也是從經驗而來的，可見經驗和學識並不是對待的東西。哲學裏面有一種經驗派的理論，他們認為經驗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剛才說的教育學說，就是根據那種哲學演繹而來的。

我現在不談哲學，只照常識來講。所謂學識，就是過去人類經驗的積纍，從這一點說，學識和經驗是統一的，而且說學識是經驗的不斷改造的結果也可以。不過就一個人講，假使

單憑經驗去獲得知識，就很不够，除此以外，還需要一種特殊的訓練，用很經濟的方法攝取前人經驗的積累。這種經驗的積累，經過不斷改造的結果，已經成爲系統化的知識。對於我們這些後代的人，是很寶貴的遺產，這就是叫啟學識的東西。我們只有承受這種學識，再根據我們的經驗，加以不斷的改造，便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如果簡簡單單地注重經驗，就不免輕視現成的系統知識的研究，而使自己成爲不學無術之輩，縱令經驗豐富，站在薄弱的知識基礎上，每一點滴的知識都要靠到親身經歷以後方能獲得，又能有多少裨益呢？

## 一一

有卓越見解的人們向來是注重生活經驗的，因爲在生活經驗中，可以獲取不少的教訓。所謂失敗爲成功之母，這句話就是說明生活經驗的重要。當人們未曾有某種行動之前，或者僅有一種動向的覺知，或者略略能够預計未來的發展，但是，不能完全知道那種內容，只有經過實在生活的經驗以後，方才能够了解。失敗，就是告訴他過去預期的錯誤，使他後來知道怎樣走上正確的道路。

人們的生活就如打仗一樣，時時受到變和環境奮鬥。每一次奮鬥的結果無論是成功是失



敗，在戰術上必然有不少的心得。這種心得的增加，使一個人的戰鬥力加倍增加起來。所以老將善於用兵，老醫生善於治病，老政治家對於政治政策的取捨比較來得正確，並不是偶然的。

### 三

不經過一番挫折，不容易改變冒險主義的傾向爲小心慎重的習慣。不經過一番挫折，不容易打破空想的海市蜃樓而踏着實地前進。所以少年時代的人多半具有過於孟浪的主張，多半具有幻夢似的思想，等到實行起來，又常常把事情弄不好。少年人不知道事物的發展，要經過許多曲折錯誤的歷程，他只想走直線的道路，一步登天，絲毫不肯耐煩，不肯轉折。所以他們不投入複雜的環境去生活則止，如果投入，就要碰釘子。

當一個人犯了左比毛病的時候，你想從理論上去克服他，是困難的，因爲他的正是理論。他因爲理論過多，又是沒有實踐印證的理論，簡直浮泛空澗得同河海一樣，所以容易弄出學院派似的道理來，那嗎，你是沒有很便利的方法去和他奮鬥的；如果有的話，那就只有把他引入實生活中間，叫活生生的事實教訓他。他受了幾次挫折，覺得他所想的做不通，自

然知道不正確非修改不可了。

#### 四

然而具有英銳的朝氣，一往無前，却是少年人特有的好處。反之，有許多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者，常常過於保守。所謂老成持重，就是不願前進的別名。在一個進步迅速的社會中，這種人正是拚命地開倒車的。我們看見過無數的愛國志士，在青年時代非常勇敢。赴湯蹈火，毫不畏縮，一到了閱歷增加，就漸漸改變態度了，任何改變現狀的工作，不但不願意發起，而且不願意參加，甚至還特別厭惡。

自然，有許多人所以改變心理的緣故，是因為所受的挫折過多，使他對於客觀環境的困難，有過高的估計。所謂適可而止，知難而退，這種妥協心理，都是這樣造成的。由此看來，失敗也不一定為成功之母，假使說某些人是越失敗越要奮鬥的，他的失敗可以為成功之母；那嗎另外有些人，經了一次失敗，就心灰意懶起來，他的失敗硬阻礙他的前進心了。

## 五

另外有一些人，當初做事很忠實很認真，到了經過一番閱歷之後就學了許多乖巧，無論應付什麼事都不認真；對人滑裏滑頭，擺出幾付面孔。這又是生活經驗所產生的壞結果。

因為社會上這樣的人太多，少數認真做事，誠實待人的人，就很難立足，常常大吃其虧，積非成是的結果，人們就指斥那些認真而誠實的人是不懂世故的蠢漢，所以從日常生活看，生活經驗可以使人好，也可以使人壞。

然則生活經驗究竟應該豐富呢？不應該豐富呢？我們應該怎樣使生活經驗產生好的結果呢。

## 六

無疑的，我們需要豐富的生活經驗。但是必須以豐富的理論做基礎。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同時，這種作為基礎的理論必須是最正確的。儘我們所能知道的目前的最正確的理

論，拿來作爲我們生活的指針，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正確的目的。因爲有正確的目的，我們就不至於隨俗浮沉，同流合污，也不至於因爲稍受挫折而灰心短氣。至於保守現狀不求進步的心理，在一個生活有目的的人，不會有的。

在生活中應用自己的理論，使理論和經驗配合，是很有興趣的事。有人在做事的當兒，忽然猛憶從前讀過的書而發感嘆道：『啊！我現在才了解那句話的意義了！』又有人在讀書當兒，忽然想到某件事，而起一種欣悅之心，他想：『原來是這樣的道理啊，怪道那件事是那樣發生那樣發展的！』這都是理論與事實互相發明的趣味。

## 七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生活必須以大我爲標準，不可以小我爲本位，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拋棄個人主義，採取集團主義。這樣的生活方式，才能够使我們的生活經驗產生良好的結果。

前面說的『心灰意懶』、『乖巧』、『滑頭』，都是由個人主義產生出來的。因爲，爲了個人利害，不能不同流合污，遷就環境，並且犯不着認真去幹。同時，爲了個人利害，自

然不甘心犧牲個人利益，所以在一度失敗之後，就很容易灰心。再則因為個人沒有廣大的後援，使人不容易振作他的勇氣，這也是容易灰心的緣故。

假使拋棄了個人主義，抱定集團精神，那末，我們在集團意志監督之下，決不至於走上因循敷衍詭詐的道路；在集團扶助之下，決不至於沒有勇氣，在集團目標之下，決不至於自甘落伍，或無目的地消磨自己的生涯。

換句話說，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必須納入社會的生活經驗當中。從社會的生活經驗了解人類共同生活的動向，而將個人的生活朝着那個動向走，在前進之中增加個人的經驗，同時也豐富着社會的經驗。

## 八

此外，還有一點應當說的，就是我們的生活態度不應當是機械的，應當是辯證的；我們要認真，但不要拘泥；我們要誠實，但不要老實；我們要有理想，但不要空想。詭詐雖然不好，但對敵人可以詭詐，所以有句話說，『兵不厭詐』。保守退讓雖然不對，但是在某種環境中，爲了保持奮鬥的力量作以後更大進展的準備，有暫時保守或退讓的必要，却又是對

的。適當的生活態度，須根據客觀事物而決定。

對客觀事物的估計，人人有犯錯誤的可能，但是各人的錯誤因其個性而不同。有些人看事情看得太容易，自己經驗以後，方才說「事非經過不知難」。有些人看事情看得太難，自己經驗以後，才悟到「事非經過不知易」（這句並非成語，是友人某君仿造的）。總之，要經驗多才能做到錯誤少。

（二十六年三月）

人類的天賦可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每個人都具有飲食男女之欲，都能够感覺、思維、行動，這是人類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每個人有他的特殊嗜好，即在感覺，思維或行動上，也有敏銳遲鈍的不同，以及傾向或方式的談異，這是人類的個性。

個性有的是質的差異，比方某人適於研究藝術，某人宜於研究數學；某人喜歡交際，某人不喜歡活動；等等。有的僅僅是量的差異，比方，王某比張某更喜歡運動；李君比劉君更能健談；等等。個性的不同，和人的面貌一樣，無論怎樣類似，也沒有兩個人完全相同的，至少必有數量的差異。不過這種差異有時很微小。

假如就人類的某一特性而作一極廣泛的比較——例如從許多人去考察對於運動的嗜好程度——則各人個性參差的程度，從極低到極高，其間各種程度都有，可以形成一根曲線，這種連續的變度，使人們對於普通程度的個性差別，不容易覺察，但是，極端的個性，比方極

好運動與極不好運動，就容易看出來。

在多數人中間，極端的個性是很少的，一般的個性有趨向中等程度的傾向，換句話說，天才與低能是很少的，常人的個性則相差不很遠。即如所謂質的差異，在常人也不顯著，如一個人研究數學能獲得成功，當初不研究數學而研究藝術，也是能够成功的，平常這種適宜不適宜，不過是機會造成的結果。（例如某甲只有研究數學的機會而沒有研究藝術的機會，他就沒有向藝術方面發展的可能；又如某學生因開始學習數學時成績不好，受師長與家庭的責備，因而厭惡數學，不願意繼續學習，以後就成為數學科劣等生了，其實他的能力並不是不能學數學的。）

因此，我們相信，人們所謂短於甲方面，必長於乙方面的話，不是合於事實的；反之，在甲方面比人家好的，在乙方面也有超越他人的可能，這是互相關連的原則。不過，這個原則也不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一方面，我們學習無成績或教學中發現生徒不進步的時候，不應當疏忽環境的原因，而把一切推在個性不適宜的一點上面；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以及指導別人選擇科學或選擇職業的時候，又決不可以忽視個性的差別。



人們個性爲什麼有差異的呢？這不離乎遺傳和環境的影響。就遺傳而論，兩性的差異，種族的差異，以及最近祖先的差異，多少都給予人個以特殊的影響。——不過都有社會的原因去促進牠。

據專家研究，男女兩性之間，除開性的本能上有很大的差異（如生育哺乳等）外，其他各種特性，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平常說男子偏於理智，女子富於感情；男性動作猛烈，女性感覺銳敏；都是由環境造成的成分居多，並且不是根本的差別。不過男子不少上智和下愚，而女子則中材較多，所以儘管一般男女的能力不相上下，而最大的科學家與藝術家常常屬於男子。這一點雖屬事實，似乎也還是長期的社會不平等所形成的吧。

種族的智愚不等，據說實有其事，例如白種學生的學業成績比黑種學生好，不過這種差異並不大，而且是互相錯綜的，優秀民族的劣等分子究竟並不比較劣等民族的優秀分子好些。這種事實，雖然就一時看，只能說他們的天賦有高低，不能拿環境不同來解釋，可是長期的社會不進步，也可以阻礙人們智能的發展，而形成種族的智能的落後。

因爲種族的優劣是錯綜的，所以有人說那不能決定個人秉性的優劣。而最近的祖先，所遺留的影響則較大。不過每個人所包含的根性是很複雜的，聰明的人可以包含愚蠢的根性，一旦和愚蠢的異性結合，那種根性便發展起來而生出不聰明的小孩來了。因此，爲了淘汰劣根性，發展優良的個性，而有優生學的成立。只是優生學的合理實施，要到合理的社會之中才有可能。

由以上所講，可見遺傳的影響，也多少有其社會的根源。至於環境的影響，尤其如此。人們的後天習性，是由有意識的學校教育或無意識的社會薰染所造成，這叫環境的影響。個性的不同，雖然起於先天的稟賦，但是牠的發展，則依於後天的陶冶。兩個智力相等的人，一個在科學發達的美國，可以造就大科學家，一個在科學落後的中國，就只能做一個科學常識的介紹者。有時候個性的發展，完全因環境而歪曲。生於奴隸社會的柏拉圖，要把理想國建在奴隸制度上面；站在市民階層立場的福祿特爾，不肯讓僕人聽到無神論；假使這些大學問家的生性是公正的，則其不公正的後天習性，完全決定於他們的社會層，其他常人更不待說。因爲社會的意識，教育的宗旨，都爲一定社會層的利益所規定，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踰越的，人們個性的發展，只能順應當時的社會意識。

誠然，有些個性特殊的人，可以超越當時的社會意識，如託爾斯太，克魯泡特金等的出

身貴族，而憫情平民，但是，這種情形，只有在舊社會將要崩潰，新社會已經胚胎的時候才有可能。在這時候，感覺銳敏的上智，可以預期未來的發展，於是大聲疾呼，喚起一般茫然無知的衆人。這就使我們知道：個性發展的可能，及其如何的發展，都有其社會的條件。

桑戴克說：『把世界上一切兒童起初送到藥店去工作，以後再去作科學的旅行，其結果却不能有百萬個法拉德及達爾文，或一百萬個化學家與自然科學家。』那不過指出環境的影響有限度，特殊的個性大半由先天的秉賦而決定。他還不會說到，在達爾文與法拉德的同时代，我們中國藥店裏與船舶上，其中也有和他們有同樣智能的學徒和旅行者，爲什麼不能夠發明化學和生物學？這一個問題非常重要，簡單的答覆即當時中國還在封建時代，沒有那樣的社會條件。

### 三

因此有人說個人主義的社會可以發展個性，而集體主義的社會則妨害個性的發展。然而，這却是錯誤的。個人主義的社會並不一定便利於個性的發展。集體主義的社會，不但不妨害個性的發展，而且個性的發展比較個人主義的社會更能自由。

人們以為到了集體主義的社會，因為失掉了自由競爭，大家都沒有盡量展示其才能的興趣；至於個人主義的社會，因為有利益的引誘，故人人努力向上。這是一種偏見。個人主義的社會裏面，少數人有物質上的特殊憑藉，可以剝削多數人的利益，這些人的德性知慧，完全受了過度的晏安享樂的損害，沒有向上發展的可能；大多數在他們踐踏之下的不幸者，也因為他們的阻礙而不能自由發展。即以一般的學校教育而論，沒有錢不能進學校，任何天才也不能不埋沒。另一方面，一個社會中廢除了剝削，消滅了人對人的桎梏，各人的發展倒可以自由。前些時候，報載蘇聯有一個數學天才，五歲即能運算千百位數的乘除，蘇聯的當局特別注意他，加以特殊的教育。又如蘇聯發明的故事一書中所載各種的例子，許多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工人，具有發明家的天才，蘇聯當局都給以科學的教育，專家的幫助，結果他們竟能造就為發明家；還有許多發明是由發明家的集團發明的；這都是帝俄時代夢想不到的事，也是其他各文明國夢想不到的事。由此可見集體主義的社會，對於天才的發展，比較個人主義的社會便利得多；而人們為社會公利努力的興趣，並不比過去為私利而努力的少。

集體主義者的最高理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其初步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就『大同』的字面來說，好像是機械的平等而不顧到個性的千差萬殊，其實所謂『各盡』、『各取』就是充分注意到個性，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尤其是個性自

出的極致。所以，如果說未來社會將妨害個性的發展，那是誤解了個性發展的社會條件。

#### 四

最後，我要補充的，是個性自由，不可以過於強調。假如嗜鴉片者說：『我的個性是嗜鴉片的，我應該有發展個性的自由，吞雲吐霧，誰也不能干涉我。』這對不對呢？假如漢奸說：『我的個性是高興做賣國賊，當亡國奴的，我應該有發展個性的自由，誰也不能干涉我。』這對不對呢？所以過分地主張個性自由，就會誤解了或曲解了個性自由。

教育家告訴我們：人類的本能並不能一切都讓牠們發展，其中有不好的，教育者應當設法去防止牠的發展，反之，好的本能，就要促進牠的發展。所以我們對於個性的認識應當加以分別，那種不良的個性，是不能不由社會的制裁去抑止牠的發展的。

我們所能贊同的個性發展，是在促使整個社會進步的範圍之內各盡所能的一點上。爲了這一點，我們還需要改造環境。凡屬思想上的偶像，教育制度上的劃一標準，經濟上的束縛，以及其他妨害合理的個性發展的一切，都應當設法去廢除或改造。

## 怎樣訓練思想

思想要精密，要正確，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但是真能做到精密，正確的，就不見得很多。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環境使人們常常有成見，迷信，加之缺乏良好的思想方法，所以不能夠透澈地看清客觀現實，理解客觀現實。

人們對於一件事物，還沒有觀察清楚，就下判斷，這就是根據固有的成見。這種成見是由於家庭的訓練，朋友的影響等等。同時一定的社會層有其特殊的見地，人們常常只根據自己社會層的見地來說話。只有卓越的思想者會拋棄主觀的偏見來看取事物的真相。但最進步的社會層，因爲不迴避現實，也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

清朝末年康梁進行維新運動的時候，湘潭葉德輝會領導「翼教（保護孔教）運動」去對抗他。葉氏的理論詳載翼教叢編，其最得意的一點是：夷狄縱然有文化，也不能抵抗中華的聖教，過去遼、金、元三代，當時勢力很大，後來很快就崩潰了，至今歷史還依賴中國文字

而保存。由此看來，現在西方諸國，稱雄也不過一時，我們何苦棄聖教而從夷狄呢？他這種判斷，把目前的歐、美先進國和遼、金、元一樣看待，顯然是錯得不小，但因為葉氏滿腦子封建社會的成見，而封建社會又是落後的社會層，不願意了解進步的資本主義思想的真相，所以不得不做出錯誤的結論來了。

個人的成見，還容易受到旁人的批評，只有社會的成見，不容易擺脫，因為他強迫地桎梏人們的心靈。在社會進化遲滯的時期，必定有一定型的思想說教式地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使大家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歐洲的中世紀是這樣；中國自秦、漢以來也是這樣。我們中國現在應當是到了飛躍的時代了，定型思想的權威儘管拚命地拘束人們的思想，決不會有多大的效力，所以我們要擺脫社會的成見，比較有辦法。著仁學的譚嗣同，主張衝決一切網羅，就是擺脫社會的成見。社會雖然殺了譚嗣同，但舊思想的網羅是很難阻在新思想的開展了。迷信不僅對於神佛適用，而且對於先哲或時賢的思想也適用的。有人主張信仰主義要到迷信的程度，這是明白的證據。不過迷信是宗教的特質，如果一種學說或主義叫人家去迷信，那也就是宗教化了。宗教說有上帝，信仰者就相信有上帝，絕對不容許有思想的餘地的。宗教束縛人的思想，培養出一些無思想的人。這就是愚民政策。易經上說：『先王以神道設教。』現在作科學化運動的人，也有主張用科學來替神道作注解的，據說也是『治國之

道』呢。但，我們不要思想就罷了，如果要思想的話，就不能不從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假使社會的成見和迷信不能拘束我們，我們的思想可以自由了，這是走向正確的思想的初步，但思想不一定因此就都會正確。

有人主張思想統制，說把不正確的思想禁止起來，正確的思想就可以發展。這是不對的。真理是從謬誤裏面逐漸發展出來的。正確思想是從不正確思想當中選擇出來的。正確的思想不是固定不變的，誰配自命為正確而來禁止旁人呢？真金不怕火來燒，只有放任正確的及不正確的思想自由競爭，使不正確思想逐漸受自然的淘汰。正確的思想才會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

在思想自由競爭的場合中，誰的方法正確，就可以獲得勝利，思想方法是什麼呢？是邏輯。思想是要符合邏輯的，而且要符合最高級的邏輯。從前的人說『有語病』，那就是現在所說的『不合邏輯』，但邏輯有低級的，有高級的。平常下一個判斷，比方說，這是驢，那嗎，這就不是『非驢』或驢以外的東西如牛、馬等等，這是低級的邏輯，到了高級的邏輯，則在驢裏面要看出『非驢』來，因為驢類如果同馬交配，就可以產生騾來，所以這裏的騾既非馬也『非驢』了，或者說這隻驢要死亡，死亡以後屍體分解成了礦物或旁的生物的成分，也是『非驢』了。邏輯是從事實得來，思想要符合邏輯，也就是要符合事實。



近來報紙上常常有人說中國發生了人民陣線，彷彿是洪水猛獸，另外又有些人說中國這樣的環境，只會產生民族陣線，不會產生人民陣線。究竟誰是誰非呢？我們要拿事實來檢證，誰的話不合於當前的事實，就是不合邏輯，不合邏輯就是錯誤的思想。

又有人說中國現在必須禁止一部分言論，使正確的言論自由發展，這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則。這句話是不是合理呢？我們也只有從各民主的先進國去觀察事實，根據他們的事實來檢討這句話的正確性。

★

★

★

★

以上所說，是打破思想的桎梏和廓清障礙思想烟幕。這僅只是訓練思想的原則，而且偏於社會方面的。現在要說到個人方面比較具體的事項。

第一、在說話與寫作的時候，訓練思想。還有兩種：一種是整理思想的，在說話是講演，在寫作是作論文。另一種是鍛鍊思想的，在說話是辯論，在寫作是打筆墨官司。前一種的作用，是使自己的零碎知識系統化，並且可以在整理過程中發現自己不解的所在，作為進一步自修的起點。後一種的作用更大，他能使辯論者雙方的思想一步步精密起來，進步起來，而達到一種超過雙方正確程度的結論。所以每個自修的青年，要抓住一切機會來講演、辯論、作論文以至於打筆墨官司，這樣地訓練自己的思想。

第二、在讀書或作科學實驗的時候訓練思想。讀書最緊要的一點，是不可專門讀一種思想的書。假使專門讀『人是上帝造的』的創世紀，而不讀『人是從猴子進化而來的』的進化論，我們的思想就不會發展，更不會認識事實的真相。假使到一個思想統制的國度如德國之類去留學，那麼就要審慎一點，因為在那裏大概只好學習一些技術的學問，如醫學之類；純粹理論的學問，像自然科學恐怕都受了阻礙，因為愛因斯坦都被趕跑了，至於社會科學更不待說。

自然科學的學習，假使是動手實驗或蒐集材料或解決問題，常常可以訓練我們的思想的。譚嗣同說，研究哲理不可不學幾何學，因為幾何學可以訓練人們的頭腦。其實不但幾何學，一切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可以醫治東方人落後的腦子。現在有些青年已經知道有比形式論理學更高級的邏輯，但中國人的舊思想太糊塗，連形式論理的訓練都不完全，我以為這是應當注意的。

初步學習的時候，很不容易從具體的事物走到抽象的思維。比方，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含有封建社會乃至封建社會以前的殘餘，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必須捨棄那些不純粹的成分而抽出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出來。這是社會科學的例子。有人說，研究社會科學，因為不能拿社會現象到實驗室裏面去實驗，所以不得不依靠『抽象力』。其實這不過是

說研究社會科學「更」需要抽象力吧了，研究自然科學同樣也需要它的。初學牛頓的慣性律，很不容易了解「動者恆動」的一句話，因為眼見的例子是任何東西在被推動之後不久就漸漸靜的下來了。教師說那是受了地心吸力的影響的緣故。但要他在眼面前找一個不受地心吸力影響的例子看看，是不可能的。於是要理解那個永不停止的運動體，只好請求抽象的思維了。眼面前雖然有地球本身的運動，但這也是看不見的。假使說從太陽的東出西沒和冬季斜射的正射轉變去推定，那就顯然是抽象的思維了。因為憑眼睛看，是太陽動，決不是地球動。

越是文化發展的民族，所用的抽象的語言越多，這不是偶然的。但所謂抽象的思維，並不是閉目冥思，而是從行動出發；在行動中耳聞着、眼見着、手觸着的事物，是思維的對象，行動中發生的問題或遭遇的困難，是思維的中心。所以有豐富的社會實踐，必定有高深的思想成果，換句話說，就是有高度發展的文化。民族這樣，個人也是這樣，經驗啓發着思想。所以一個人研究科學，必須動手實驗，五官同時接觸研究的對象，才能够幫助思想的發展。

抽象的思維是這樣的重要了。但另一方面，許多受了相當訓練的人，滿腦子抽象的概念，不能應用到實際生活上面去。他們思想的時候，不是空想呆想，就是胡思亂想。剛才說

的，資本上的運動體，一次加力，永不停止，這是抽象的。日常生活中具體的運動體，因為夾雜了勞的力的影響，就不是這樣。假使要機器永遠運動，而只加一次推動的力，就不行了。又如資本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抽象的，假使把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當作純粹的來處理，則行動上必定發生錯誤。

前面又說過，思想方法有低級的和高級的的分別。假使我們的思想停頓在抽象的方面，就不免陷在低級的階段。低級的思想方法是靜止的。和變動不息的具體事物是不符合的。比方資本主義的週期恐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資本主義發展到末了，恐慌已經不是從前那樣週期的了，假使我們還在拿一般的週期恐慌去說明，就不符合實際了。所以我們的思想不能停頓在抽象的方面，要把各方面抽象的研究綜合起來，去理解具體的事物，而且要追隨着事物發展的過程去理解它。

因此，第三、我們要在行動中訓練思想，而且，只有行動，可以糾正呆想，空想或亂想的毛病。剛才說的拿陳舊的公式來說明新的事實，那就是呆想。不了解事物發展的過程而希望一步達到目的地，例如安那其主義，那就是空想。至於瞎三話四，連形式邏輯也不顧及的，那簡直是亂想。在做事的時候，犯了三者之一，都是要碰壁的，事實的教訓，非使一個人的思想合理化不可。

在集團中工作，例如在大商店工廠中工作，使人們的思想容易有條理，有規律。在工作中負一定的責任，解決可能發生的問題，使人們的思想容易敏銳化，養成臨機應變的才能。但是機械般的毫無變化的工作，又容易使人們的思想「上誘」，所以每個主義思想訓練的青年，在機械般的職業生活之外，還應當積極地負起社會改進和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

## 哲學與生活

「哲學」這個名詞，是近年來才從外國輸入的，但「哲學」却是中國向來就有的。所謂「哲學」，不過是把對於宇宙、人生的根本認識，說得有系統一點。平常聽見人家說：「浮生若夢」，這句話就是某些人對人生的根本認識，但還不過是偶然的感想，還沒有精密的論證，所以人家不說它是哲學。但是哲學的發生，實在是這類的認識而來的。不待說，一個人的「浮生若夢」的感慨，是從某些事實——比方一個老朋友死了，而他平生計劃着的事業還沒有實現——得出來的結論。假使他有意识地研究許多複雜的事物，而把他的思想貫串到一切，竟覺得「四大皆空」，「山河大地，無非心造」，他這時候的思想就完全體系化，就可以被稱為哲學了。

哲學是由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因為人們的生活不同，所以產生各不相同的哲學。不勞而食的人們，在衣食豐美的生活中間，因為不接觸事物，不知道生存奮鬥的情形，容易發生玄

想，所以他們的哲學是唯心的，是認爲『一切都是幻影』的。但，在生存奮鬥中不能不接觸事物的人們，就腳踏實地，鄙棄不合實際的無聊思想，所以他們的哲學是承認外界事物都是實在的。社會上沒落的階層，不願意社會制度動搖，以致失掉他們的地位，所以希望神的幫助，或者什麼超越一切的精神力量來挽轉世界的潮流；同時，他們因爲不參加社會變革的工作，對於社會制度動搖的真因，也就無從了解，所以不能不發生『世界是神祕的』的感想。因爲這樣，所以宗教思想，以及所謂神祕主義、直覺主義和新唯心論等的哲學，在資本主義沒落期就流行起來。另一方面，社會上進步的大衆，親身參與改革社會的工作，他們了解社會變革的真正原因，決不作『神祕的』解釋，他們又認識自身力量的偉大，不向神明請求保佑，所以他們的哲學是反神祕主義的，是反唯心論的，法蘭西大革命時代思想家的反宗教、反唯心論、倡無神論，就是明顯的例子。

一一

我們明白了人們怎樣從生活中產生哲學了，現在再看哲學怎樣指導人們的生活。

同樣一個問題，在世界觀各不相同的人，就有各不相同的處理法。比方一個女子嫁到一

個守舊的封建家庭去做媳婦，受了種種的壓迫，假使這個女子的思想向來是「聽天由命」的，她就忍受下去；假使她是一個厭世主義者，就會自殺；假使她是一個具有進步的思想的，對於現實生活看得非常明白，她就會努力奮鬥，去解除自身所受的束縛，並且改造社會的環境。

聽天由命的思想和厭世主義，都是不適合現實的錯誤思想，改造社會的思想是看清了現實的正確思想。但貧窮，與惡劣環境奮鬥，在一個沒有哲學研究的人，也常常可能的。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時候，的確是具有正確的思想，可是因為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思想不成系統，到了環境一變，比方從被壓迫的媳婦地位轉到阿姑地位，從鄉下老婆變成了師長太太，他過去的思想就丟到九霄雲外去了，他覺得社會不必改造，而封建家庭的傳統禮教也用不着去反對。因此，一個人需要正確的哲學思想，才能够應付千變萬化的環境，而常常保持他行動的正確性。

假使集體生活或社會生活比之個人生活要複雜得多，那嗎，在行動中犯錯誤的可能一定更多，因此，需要正確的哲學思想去指導生活的奮鬥，也更迫切。



## 三

以上大概說明了『生活產生哲學，哲學指導生活』的一般，現在來談生活中的哲學問題吧。

先說個人生活，『生活難』的呼聲在目前是很普遍的，有職業的已經不容易維持衣食的供給，失業的更是在饑餓線上掙扎，物質上的貧乏，再加上精神上的束縛，使得大多數青年終日徬徨着，苦悶着，找尋出路。求學問題，職業問題，婚姻問題，……種種困難幾乎纏繞着每個青年的身心。然而青年們的，應，是各不相同的，正如前面所說，有的是『忍受』，有的是『自殺』。有的是『奮鬥』。究竟這許多不同的人生態度和哲學上的不同的思想有什麼關係？每一個青年應當怎樣由哲學的修養去正確化他的認識，鞏固他的認識？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剛才曾說過，『自殺』這一類的行動，不一定根據什麼哲學，可是無論直接間接，和哲學是有關聯的。前幾天報上有個新聞，說日本有個自殺的團體，凡入會的都要於指定期間之內實行自殺，因為他們的信念是只有自殺才能够解脫不幸的人生。他們這種自殺，不是一時

的感情衝動，而是根據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可以說很有哲學的意味的。平常因為經濟問題、戀愛問題或受禮教壓迫而發生的自殺，當事人也有一種認識，即是『生活前途的絕望』。

『忍受』的態度，也和『自殺』一樣，有它的理論的。忍受壓迫的人是相信命運的，今天命運不好，還可以希望明日的好道，今生命運不好，還可以修得來世的好運道，他們沒有絕望，所以能够『忍受』。

可是這兩種理論都是錯誤的，不合於事實的。我們生活無論如何不好，決不是會絕望的；但也不是坐着等待，命運就會轉好；尤其不會有來世的好運道，那是宗教騙人的話。在哲學上，這些思想都是觀念論的，所謂觀念論，就是否認在我們意識之外，還有獨立存在的客觀事物。觀念論者對於一切事物有幾種看法。有的說，我們看見的花兒、月兒、貓兒、狗兒多是沒有的，那不過是我們眼睛的一些感覺，什麼紅的、白的、長的、圓的……一些的東西湊合起來的，眼睛一閉，那些東西就沒有了。進一層說，我們心裏想着他就有他，不想他就沒有了。有的人說，外面的事物有是有的，可是都是精神的產物，是由上帝或者別的名目的神造出來的。有的人說，事物的真相，我們是不能了解的，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的現象。

因爲認定客觀事物都由心造，所以把做事看得太容易了，就不去研究客觀事物的規律。因爲認定一切都是虛幻，努力也是枉然，所以發生厭世的思想。因爲認定一切都是固定的、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所以不相信逆境可以轉好，以致發生絕望的觀念。因爲認定萬物都由神造，卽萬事都是由命運安排。所以本身不去奮鬥，只是等待命運的好轉。因爲認定是物的真相無從了解，所以不是灰心短氣，以至於自殺，就是存一種微倖的心理，等待命運的變化。總而言之，觀念論哲學的種種說法。都是可以作爲錯誤思想的根源的。

另一方面，新哲學是肯定外界事物的獨立存在，又認定是動的，可以變化的，同時又知道需要人力才能變更得合於人的需要。他們有了這種思想，因此既不灰心，也不等待，只是時時刻刻看明白事物外界變化的情勢，採取適當的步驟去改革外界的事物。因此他們就不斷地作生存上的奮鬥。

#### 四

再說社會生活。我們現在是處於民窮財盡，外患嚴重的國難時期，這時期社會生活的艱難，使得各種社會層發生了各不相同的反應，有的依據觀念論的思想，認爲我國有五千年固

有文化，物質上亡了國不打緊，只要孔教不亡，精神上勝利，就算一切是勝利了；有的也是依據觀念論的思想，認為不必由自己去抵抗侵略，盡可以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自然有旁人出來替我們解除國難，甚至於儘量埋怨人家沒有代替我們弱小民族去趕開侵略者，對自己反覺得不能隨便犧牲；還有些也是依據觀念論的思想，認定敵人實力太大，如果反抗就很難有勝利的把握，不如『忍辱』、『安分』，還可以取得敵人的哀憐心，讓我們苟且偷安，過一時算一時；還有些幻想英雄救國，不要組織民衆的；以及幻想單純經濟救國，不要反帝鬥爭的；主張首先改變人心，再談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鬥爭的；主張禱告天神挽回劫運的，和認為中國必亡，無可挽回的；這種種的思想，背後通通是觀念論在作祟。

另一方面，在正確的哲學思想指導之下，民族的鬥士們就知道國難是獨立於我們意識之外的事物，只有明白客觀的情勢，才能够解除國難，但決不依賴任何幻想；同時又認定這種客觀存在的事物，是有着內部矛盾的，是變化的，決不應當因為眼前的困難就灰心短氣，只有敏銳地利用事物本身的矛盾而推動他向好的方面發展，穩踏着脚步，勇敢地前進，他們不幻想經濟建設，但不否認在反帝的主要任務之下的經濟國防的重要；他們不幻想英雄救國或單一的政治集團可以担負救國的責任，而主張聯合統一，集中力量對外。他們不幻想精神戰勝，而主張組織民衆，從事實際的奮鬥。總而言之，他們是不抹煞現實，而且小心地處理現

實，但是改造它。

## 五

哲學與生活的關係，照以上所說的話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只有正確的哲學才能好好地指導我們，這都用不着再說；這裏還需要說幾句的就是正確的哲學也是隨時變化的，只有在生活鬥爭的實踐中間，我們才能够發展我們的哲學。一切東西，因為有內部的矛盾，所以能够運動，能够發展。我們的哲學，也需要時時刻刻不忘記討論、爭辯、方才能够進步，隨着客觀事物而進步。但這應該不是空談，而是要在生活鬥爭的實踐中間去討論、爭辯。

再則，有些哲學，物質論其名，而其實是觀念論的，我們不可以不分辨。比方有人故意強調中國的弱，敵國的強，以為不能抗敵，是客觀情勢所規定的。其實，這種客觀論仍然是觀念論的。雖然從他們的經驗，從他們的思想，都可以認為這是千真萬確的結論，甚至於我們僅只憑過去的見聞和思維去批判，那嗎，恐怕也不能夠指出他們的錯誤。民族解放鬥爭的實踐，如一二八戰爭，綏遠抗敵等等的勝利，就足以打破他們的謬論。

最後，我們不得不指明中國哲學裏面所有所謂『知行合一』的學說，那並不是我們所

說的哲學與生活的聯繫。恰恰相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一種玄學，是離開了具體的生活的觀念論的思想。他所謂知，並不是客觀事物的知識，而是不學而能的『良知』，他以為忠君愛國的思想，是出於人類的本能，而不是社會培養出來的，他的理論是錯了。他教人家憑着本能，依着直覺去行動，等於教人家不顧現實而隨着主觀的見解去盲幹，這顯然不是正確的辦法。

中國過去的哲學史，幾乎全部都被觀念論占據了，而陸（象山）王（陽明）派尤其是澈底的觀念論者。他們和佛教哲學，都是主張『萬物即在吾心』的，這種思想對於中國民族是多少種了一些毒的。還有儒家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道家中的放任自然的無爲哲學等等，都是對於我們的生活起謬誤的指導作用的，這裏不能多說了。我們只有在生活鬥爭的實踐中，去淘汰一切傳統的思想上的毒素。

## 寫作・思想和生活

### 一 寫作能離開思想與生活麼？

文字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也就是生活鬥爭中的一種武器，我們寫作文字的時候，假使覺得沒有話可說，還要搜索枯腸，勉強胡謔幾句，那嗎，寫出來的東西一定不好。比方，我現在寫這篇文章，正是這樣，本來沒有什麼可寫，只因爲編輯先生一定要我寫，才勉強地寫了，所以內容是非常貧乏。

不好的文章有兩種，一種是『無病呻吟』一種是『言不由衷』。胡適在五四時代提出的文學改良八條件，有一條就是不作無病的呻吟。從積極方面說，他又主張『言之有物』。胡適氏提出這個條件，是針對着舊式文章的。因爲文言文的強點。恰好就是掩飾那些沒有內容的文章，使一切無病呻吟的作品可以佔得一席之地。

怎樣叫做無病呻吟呢？分明沒有悲哀，寫起來滿紙是眼淚；分明沒有快樂，寫起來滿紙

是笑聲。有些『文抄公』『文剪公』之類，專門抄襲別人的話的，他們就能够表演出那種奇蹟。在表面上，他們的成績也許比之徒然搜索枯腸的來得高明，但是實際上就更不如了。因為貧乏的內容究竟比之等於零的要強一些。

從前的人也反對抄襲古人的文章，可見獨立的思想一向就是作文的基本條件。但是現代人的思想不能够用古代的言語來表示。因此，一切仿造古文辭的人，不能不把自己關在古代思想的籠子裏去，和現代思想隔離起來。這樣他還能够有思想嗎？

沒有思想，便走到『抄襲』的路上去，或者搜索枯腸，這是很平常的。但有些文章，以假裝的姿態出現，那樣子就很有些古怪了。好像一個吝嗇的人，裝出疏財仗義的面孔，你看，那是何等地不自然，何等地可笑呢？思想指向右方、而筆尖兒指向左方、手開倒車而口喊高調者，其人在目前中國很是不少。他們的文章好不好呢？的確，你每次讀他的文章，不把整篇看完，單讀他的前面一段，一定要佩服極了，但讀到了後面，你就免不得要作疑的。也許有的時候，你讀他一篇兩篇，還看不出他的底細，但馬脚終於要露出來的。這一種，就是『言不由衷』，但『言不由衷』，也有自願的，也有被壓迫的。這裏的『假裝』，還只是屬於自願的一類。

談到那些被強迫的『假裝』的作品，雖然不像自願的『假裝』的扭扭捏捏，但因爲同是



『言不由衷』，所以不自然，不能自圓其說，很容易露出破綻。

總而言之，離開了生活和思想，那文章是不好的。

## 二 各時代的文人與文章

封建社會的文人，是帝王貴族的侍從。有名的詩人李白，便是唐朝宮廷中的一文學侍從之臣。漢朝的司馬相如，寫了許多的賦描寫皇帝的花園、皇帝打獵的生活等，也是有名的『文學侍從之臣』，除了宮廷侍從的文人以外，一般弄弄文墨的人，也都不過替貴族們捧捧場，比方做壽序，做墓誌銘等，這是很明顯地拍貴族們的馬屁。另外有些文人，雖然聲稱不屑作『諛墓』的文章，但是他們，不是天天講對仗，調平仄，弄些文字遊戲的玩意兒來供貴族們消遣，就是搬古典，仿製書經上典、謨、訓、誥的文體，來替貴族們擺擺高貴的架子。那時文人們的地位，對於下層民衆，是儼然高貴而神聖的，但對於封建的君王，不過是玩弄物罷了。所以清朝乾隆帝（高宗）下江南白相的時候，他的『文學侍從之臣』、四庫全書的編纂主任紀曉嵐（昀）去諫諍他，他便帶着嘲笑的口吻發怒道：『你配說話嗎？我對於你，不過是當作娼妓和戲子一樣畜養着吧了』。

在封建時代，娼妓和戲子是最卑賤的職業，他們是給人們玩弄的。現在文人們也成爲娼妓和戲子——帝王貴族們的娼妓和戲子了；但文人們並不以爲可羞，因爲文人們的生活畢竟因爲作了高等的娼妓和戲子，而富貴起來了。

在娼優般的富貴生活中，文人們是十分閒適的。所以他們能够使用古代的文辭來作文字的游戏。從前的駢文、律詩、詩鐘、對聯，都是雕辭琢句的玩意兒，算不得文學；但是一般文人們把製造這些玩意兒當作畢生的事業。直到如今，所謂白話文學家們，也一樣做挽聯來表示哀悼，好像不知道無論文言或白話，對聯總歸是文字的游戏。這不能不說是封建文人的餘毒。

反對駢文的古文家，用古代紙上的詞彙和文法來寫現代的文章，同樣是雕辭琢句，但他們却因爲如此，能取得上流人的賞識。他們以爲這是極大的光榮。他們說：『古文可以賣錢，比方替某軍官撰一篇壽序，可得兩百元酬金；替某大吏作一篇行狀，可收一百元潤筆之類；但白話文，就不值一文了』。的確，他們不但是有光榮而且有實利。

從來得志的文人，即在富貴生活中的文人，因爲有閒適的心情，所以或則游山玩水，而有描寫自然景物的文字，或則尋章摘句，而有考訂古書的著作。這些作品，如果獲得帝王或者當代權貴的賞識，就可以流傳，否則只好『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等待後世權貴文豪的

青眼。

至於不得志的文人，因為沒有得到權貴的知遇，不能不度着貧困落魄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中，寫出文章來，有的表示對於當朝君主的忠忱，想藉此取得晚年的恩寵，有的表示個人的憤慨，大半成爲騷怨的詩歌。

在封建社會，文人們不是得志於廟堂，就是窮困於鄉鄙。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大部分文人們都集中於都市，無論得志的、不得志的，那成爲文字勞動的被剝削者，以文字作爲商品而出賣。這些文人們不是希求封建主義的恩寵，而是盼望出版家的賞光。自然，他們如果獲得出版家的信任，他們勞作的所得比之普通工人是多到若干倍了，所以他們的生活相當地優裕，站在半資本家半勞動貴族的地位。

因爲站在這種地位，他們自以爲是上層人物，而實際上是充當着資本家的僕從。他們的生活隔離大衆比較遠，故對於大衆的同情和了解，都很缺乏，甚至完全沒有。因此，他們的作品，大概都是歌頌資本主義文明的。學者教授們，爲了彌縫資本主義社會的破綻，常常寫了一些『曲學阿世』的文章，如新唯心論的哲學、心理學派的經濟學之類，真是多得很。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既經腐朽，新社會的胚胎又逐漸成長起來，於是一般不得志於資本社會的知識分子，由於生活上的刺激，發生了新的思想，而帶着嶄新的姿態的文字，也跟着寫

了出來了。現代有生氣的文章一定是這一類的文章。所以現代青年如果想寫有生氣的文章，就不能不先具有社會變革的意識。

### 三 什麼時候才有好文章？

社會變革急劇的時代，人類生活方式改變得很迅速，從而人類的思想也進展得快。中國歷史上只有周、秦時期是這樣的時代，所以當時的文章特別優美，在內容上各家有獨特的思想，在形式上各家有獨特的體制和風格。一般人所稱道的左、孟、莊、騷（即左傳、孟子、莊子、離騷的簡稱）那些好文章，都是產生於那個時代的。如果不單是就文辭講，則當時的好文章很多，因為思想內容豐富的緣故。現在流傳的管子、墨子、韓非子……等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漢朝以後到清朝中葉，社會生活很少變化，思想也沒有發展，這兩千年的文章也沒有可觀的。假使依姚姬傳（蕭）、曾國藩的分類——義理、考據、詞章——來說，所謂義理的文章，完全替古人的文章作注解，例如朱熹一生學問，表現在四書注解上面，並沒有新的創造；所謂考據，不過是考訂古書的文字，並不是對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有什麼研究；所謂詞章，不過是文字的遊戲，並不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並不是將前進的思想和生活形

象化起來，幾千年寫作上的桎梏，直到近數十年來，方才有些兒解放，這是社會生活變動、從而思想變動的緣故。

#### 四 『不平則鳴』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作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必然的表現在他的文字上。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士，大半是在儒家思想籠罩之下，他們的世界觀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那一類的固定不變的道理，像漢朝的王充和明末的李卓吾（贛）那樣的膽散懷疑孔子，真是『千古不過一二人』。所以翻閱漢、唐以來的文章看，都是千篇一律，你抄他的，我抄你的，大家以『有古書根據』為好。其實這些文章都沒有什麼價值，康（有為）、梁（啓超）在清末都受了舊教育、但因為現代思潮的影響，世界觀起了變化，所以寫作的文章，風格大變，內容形式都突破了舊時的籬笆。

一個人具有特別的世界觀，走在周圍的人的前面，則他想說的話很多，所以梁啓超在清末的寫作非常的豐富。這種寫作在當時是非常有意義的。假如胸中平靜無事，沒有要說的話，則文章最好不作；一定要寫，便不精彩。不滿於現狀的人，即希望進步的人，他的文章可以寫得好。韓愈說過：『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們的腦海有不平的风波，必定有驚人

的吶喊。不滿於現狀的，可以走向樂觀的淑世主義，也可以走向悲觀的厭世主義，更可以走向達觀的玩世主義。莊子的文章，是達觀思想的結晶，他看出人間世的一切事情，都是變動無常的，因而不肯認真的對待它們。屈原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悲觀主義者，所以自沉汨羅，而離騷是他的思想所開的花。司馬遷的史記那麼作得好，卻也由滿腔孤憤所促成，至於墨子孟子的文章，則完全由於受了淑世的樂觀主義所驅使，不得不到處宣傳主義，叫喊口號，方才寫出來的。總而言之，無論樂觀也好，悲觀也好，厭世也好，淑世也好，一定要有不平靜的腦子才有文章。

## 五 現代人爲什麼寫作古文呢？

社會思想和文章的關聯是很密切的。比方舊小說的內容，大半是提倡忠孝節烈，詩古文辭也是一樣，現在封建意識殘存於許多有勢力人的腦子裏，所以讀古書的運動鬧得很起勁。什麼「存文會」呀、讀經教育呀、反對簡體字的示威呀，都是舊思想的防衛戰術。因爲，他們很明白 封建時代的奴隸思想、禮教觀念，是跟「古文」和「方塊漢字」結了不解之緣的。假如有一天，口語的文體和拼音的中國字百分之百的通行了，那些舊思想就再不能影響

大多數的中國人。這是他們『存文讀經』的根本理由。再則他們不替大眾打算，所以『古文』『方塊字』的難懂難學也不在乎，甚至對於簡體字節省時間的好處，也不肯接受，還是『寫字不應該躲懶』這種不重視時間的心理，自然是進展遲滯的農業社會的產物。

目前多數中學生，都受限制而寫『古文』，并且不能使用教育部頒行的簡體字，這種現象的社會根源，很明顯的是來自舊中國，換句話說，是舊思想在作祟，而這種思想，是在舊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

## 六 國難時期的寫作

今日的中國，民族生活臨到了危機，是反抗侵略的思想活躍的時候，所以大部分人的寫作，自然而然的走向『國防』的線上。

然而因為社會層的不同，個人生活的特殊化，時代的風暴打不動少數高貴文學的僵硬思想，他們的寫作還是限於少爺小姐們的『卿卿我我』、『花兒月兒』的裝飾品，以至於叫出『國家事管他娘！』的口號。

願意寫作的青年們！豐富你們的生活和思想罷！

## 怎樣自修中文

學習中文的意義，各人的看法不同。有人說是爲了理解古聖先哲的治國之道，有人說是爲了辦公事及與上等人應酬，有人說是爲了預備研究中國固有的高深學術的工具，……這些目的，大概只是屬於一部分人的，比較一般的說法，是了解日常生活的應用文字，並拿他作學習各種學術的工具，而在社會意義上是提高大眾文化和推進民族團結的利器。

話雖如此說，事實上人家是把一部分人的志願強制地加在一般人的身上，於是每一個中小學生都不得不讀經，不得不學着作輓聯，作四六體的祭文、壽序，哼幾句七律之類，這樣一來，中文就太難學了。

我是讀過經的，讀過古文的，並且學習過古文的寫作的，但是，可惜古聖先哲的治國之道，我仍然不打算恭維它是救時良藥，至於古文，是再也寫作不出來了，雖然現在新文藝家也高興寫舊詩，作輓聯，可是作爲文藝門外漢的我，則依然不贊成舊詩和輓聯，因爲我覺得



這樣的中文是太難學習了。這除非給少數貴族文人作誇耀的口實，大概對於大眾文化，沒有多大的意義。

訓練閱讀的能力，我以為只有多閱讀；而訓練寫作，就只有多寫作。閱讀的第一步是求其能懂，第二步就可以讀得快。但無論讀什麼書，想一次把他完全讀懂，就可以不必。如果值得細讀的書，不妨多讀一兩遍，自然可以多懂一些以至於完全懂，但不值細讀的書，就是不完全了解也沒有關係。這樣讀去，就可以讀得快，讀得多。至於寫作，不要像煞有介事地過於鄭重其事，只要有寫作的衝動，就馬上寫起來，人們的毀譽可以不管，但不要忘記寫出來的東西是給人家看的。假使我們想，等到作品成熟以後才公開發於朋友的面前，則將經過長期的缺乏趣味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很難辦到的。自然，寫作應當是有意義的，但是不必要旁人說有意義才上算，自己認為有意義就可以寫。這樣，就可以寫得多。爲了使寫作進步，最好請旁人批評修改。同時，自己也多花一點推敲的工夫。

多讀，多寫，多改，這三點是從前的人說過的。但現在的多讀，應該是讀報章雜誌，使自己的現代常識充足，對於現代文的語彙及語法都很熟習。假使像村學究一樣，僅僅知道一些「焉哉乎也」，那麼，對於現代文字將完全不能了解。同時，各科常識的增加，對於現代中文了解程度的進步，很有關係。

讀古書對於現代中文的研究沒有什麼必要，但是中國歷史及歷代文學名著的研究，對於中國語文的理解也是有幫助的。我以為要參閱古書，不必去讀文字艱深的原本，可以讀現代語的譯本，例如陳子展的詩經語譯。而且讀這些書，應當在具備相當的現代知識以後，並且是用歷史的觀點去「參閱」。

研究中國語文，應當明白中國語文的缺點，如語彙的貧乏，文法不精密，尤其是方塊字的繁雜，非加以改革不可。爲了淨化古典的殘滓，注入現代的血輪，每個學習中國語文的人應當閱讀新文字書報，用新文字寫作，而且注意吸收方言與外來語的成分，來豐富中國語文的語彙和改進它的文法。

談 寫 作

××先生：

先生熱心士兵教育，並有寫作興趣，精神極堪欽佩，但鄙見以為編制士兵讀物，最好首先在部隊中應用，作為實驗，在教學中逐步改編，較之寄給我們批評，恐怕還好得多（可否先在當地石印若干份試用呢？）再則我們還貢獻一點意見，就是脫稿之後，不妨邀集當地幾位熱心士兵教育的同志共同商討，集思廣益，必然會給你很多的幫助。假使先生已經辦到了這幾點以後，再寄來我們這里，我們仍然是願意貢獻意見並為先生之助的。

關於寫作的練習，我們覺得先生還是恢復騎報工作的好，因為寫作的進步，只有在實際應用中去求得的才有意義。在實際應用中去判別文章的好壞便是調查讀者看過你的文章後的結果如何：他是不是了解你的意思呢？他是不是看過你的文字而大受感動呢？然後你可以從調查的結果去研究怎樣改進你的文章。這樣，你的文章可以逐漸成為大眾的精神食糧，縱令

你的文章技術不爲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所賞識，也不要緊的。這是一點。第二點，你要練習寫作，還可寫通訊投稿到各報里去。寫作的第一條件是寫你所知道，所熟悉的事，寫通訊適合這個條件，所以容易寫得好。再則報館里看通訊稿子，主要是看內容決定，如果稿子有好的材料，縱然技術差一點，大概也不會拋棄他，還可以花點工夫改作的。寫通訊必須注意新聞的六個因素，即（1）什麼地方，（2）什麼時候，（3）什麼人，（4）什麼事，（5）什麼緣故，（6）怎麼樣。這並不是要像這樣去按步紀敘，而是說不要疏忽，要面面顧到。對於材料要搜集得完備，具體，寫的時候就要注意剪裁，選擇所需要的，適當地排列起來。至於措詞就要注意情調，要寫得動人一點，不能照普通新聞稿那樣平鋪直敘，但也不要故意加些濫調進去。（讀書月報，一卷十二期）

## 談自學本國史地

××先生：

關於中國史地的書，現在用新方法編寫的似乎不多。勉強舉出幾本來吧：

(一) 中國歷史教程——日本人佐野袈裟美著，這是分析中國社會演變的史論書，雖不能算材料豐富，但觀點是比較新的。(二) 歷史哲學教程——翦伯贊著，此書偏重研究歷史的方法，出版較上書為後，對上書的缺點亦有批判。(三) 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何幹之著，此書篇幅雖小，但對於中國史上面幾個爭論問題都作了系統的說明，並對各家學說有所論列，似可作為研究的入門書，或研究大綱，先讀一遍，再就本書中所涉及的各家著作加以進一步的瀏覽，自然可以深入了。(四) 中國政治思想史——呂振羽著，黎明書局發行，此書專論我國歷代之政治思想，材料頗豐富，觀點亦正確。(五) 中國近代史——李鼎聲著，此為近代史中唯一可讀之書：自鴉片戰爭講到「九一八」「一二八」，材料相當豐富，評論

亦正確。(六)中國經濟地理——蘇聯下贊著，焦敏之譯，光明書店出版，此書係外國人著作，材料不能說十分完全，但其論點及編製方法較新，足為研究我國地理的指導。以上各書，生活書店均有代售。

以上各書僅為初步閱讀之書，如進一步研究，自當博覽其他書籍圖冊，凡研究學術，首先須把握正確的方法，故入門書較重要，經過這一步，便能左右逢源了。地理書我們只舉出一種，但一般地理誌及地圖集中比較新出者均可參閱（如前中報館所編地圖對於地形設色較正確）。再則須閱讀雜誌報紙始能收集較新材料。（讀書月報一卷十二期）

## 談自修新聞學

××先生：

示悉。全國文協培養文藝青年的辦法，並未開有具體的規定，有什麼問題，請逕函重慶該會，當可得到幫助。又，該會桂林分會設有文藝學習指導組，參加學習者不須繳費，只要按期將作品交給他們評閱，評閱以後他們要將評閱者意見並原卷交還作者參考的，如有佳作，即由該會介紹各雜誌或報紙副刊發表。先生如願意就近參加的話，可寫信向該會報名。該會通訊處是桂林施家園四九號。

應如何才能成一優良的新聞記者？這個問題不能作詳盡的答覆。簡單的講就是要深切了解作新聞記者這一工作的意義，抱着高度的熱情去幹它。新聞紙的作用不但給大眾作耳目，而且爲大眾作喉舌，不但可以宣傳，而且可以組織民衆。新聞記者如果了解其任務的重要，就可以不顧艱難困苦而努力幹下去。新聞記者的工作是艱苦的，內勤則深夜加工，外勤則跋

涉山川，這還是小地方，有時爲擁護正義，還不得不準備犧牲身體自由以至於犧牲性命，例如在汪逆爪牙威脅下的上海新聞記者，如果是堅持正義的，就不能不隨時準備犧牲，要做一優良的新聞記者，這些可能都是要考慮到的。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新聞記者所必具的性格。此外新聞記者必須有強健的身體才能擔負那種艱苦的工作。新聞記者必須有豐富的常識修養才能够解釋各方面的社會現象，——最主要的還是社會科學的修養，這將使他要深刻了解社會現象，了解新聞紙的偉大作用。新聞記者必須有運用語言文字的熟練技術，除本國語言文字外，最好通曉一種外國語且能運用自如，因爲採訪，通信，編輯等工作，不是使用語言便是使用文字，而現代新聞的來源不僅在國內，且在世界各地，記者所接觸的人也不僅是本國人，所以不能不使用外國語言文字。這些條件，我們也不多說了。

關於新聞的書籍，據我們所知道的有黃天鵬著的『新聞學概論』，及郭步陶著的『新聞學大意』，又任白濤著有『戰時新聞學』，係就抗戰以來的材料編撰的，又胡仲持的關於報紙的基本知識，亦可參閱。最近坊間又有『戰時新聞記者入門』一書。雜誌有『新聞記者』一種，重慶張家花園青年記者學會出版，又星島日報有副刊一種，國際新聞社有一種非賣品。（讀書月報二卷二期）



××先生：

你提出的幾個問題，現在解答如下：

(一) 在寫作的時候，要怎樣才能做獨立思想的地步？獨立思想又怎樣解釋。——那篇文章所說的獨立思想包含兩點：一是自己獨創的見解，二是對別人的思想的批判的接受。當你贊同一種意見時，能夠說出最親切的理由來；當你反對一種意見時，也能够說出最親切的理由來；這樣的贊同和反對，並不是盲目的跟着人家說，都可以說是批判的接受。尤其是要注意旁人的思想在好的中間包含了什麼缺點，或者壞的思想中具有什麼正確的要素，時時刻刻運用分析的方法去處理他們，這樣，你就可以融化旁人的思想成爲自己的思想，寫作的時候，就不會「人云亦云」的了。

如果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則各種思想不同的書同時擺在我們的眼前也不會使我們的頭

腦混亂，相反的，自己獨創的見解還可以從旁人的紛岐的思想中引導出來。不過，自己獨創的見解是不能誇大的，一則，如果我們不研究別人的思想，那末，自己所自認為新發現的道理，常常老早經人家說過，還不知道；二則，如果已經研究了別人的思想，那末，自然可以向前發展，可是個人的努力總歸有限，所能做到的不會很多。因此，我們不妨集合多數個人的思想來考慮一個問題，這並不違反獨立思想的原則，所謂獨立思想不是孤獨地思想。

因此，有些人寫作時，只知道抄幾句名人的話，而不能說出自己的道理，我們可以認為缺乏「獨立思想」；同時另有一些人，寫作時故意和人家立異，毫不顧及真理的客觀標準，還自以為爲了不得；那也不能冒充「獨立思想」。

(二) 不離開了生活和思想，那寫的文章爲什麼就會好呢？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思想又是怎樣？……這個道理是很平常的，因爲文字是代表語言的，寫文章就是說話，我們可以從說話方面去觀察。一篇很動聽的演說詞，常常是包含了演說者親身經歷的事實或親自體驗的教訓，而且必須是以自己誠摯的信仰或思想爲中心，尤其是那個能了解大多數人的生活，說出話來能够體貼人情物理的，受人歡迎。寫作也是一樣，牠的第一條規律是不要寫你所不知道的事。與其拉一大堆的漂亮而時髦的詞句來湊成一個大題目的文章，還不如利用眼前的題材來發表自己的意見。自然，漂亮而時髦的詞句也是可用的，但必須經過

一番改造，這種改造只有運用思想才可以完成的。思想是一篇文章的內容，漂亮而時髦的詞句不過是表現思想的工具，別人所用的詞句只能恰好表示別人的思想，假使要拿來表示自己思想，就很難恰如其分的。在這種場合，情願弄得文章生硬不漂亮，不得不創造適合自己思想的句子。這樣的文章有牠的特色，雖然形式上有缺點，但仍不失其為好文章。

至於說到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思想，抽象地說，可以說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內外夾攻之下過着奴隸牛馬般的生活，而發生要求解放要求自由的思想，然而寫起文章來，老是寫這幾句抽象的話，是沒有意思的。我們對於這些抽象的話，要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去找牠具體的內容，要知道雖然同樣過着非人的生活，但每一角落的生活有其特殊性；同樣站在危險線上，各人的反應大有差異，每一個社會層的思想更有其特殊性。這些，都只有在具體情形中才可以了解的。

(三) 怎樣豐富我們的生活和思想？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自由的？思想是不是自由的呢？——簡單的說，只有在抗敵救亡的實際工作中，可以豐富我們的生活和思想。生活就是奮鬥，反轉來說，越是努力奮鬥，生活就越豐富，而思想是實生活的反映，自然也跟着豐富起來了。在我們奮鬥中，漸漸感覺實際問題的複雜，和書本上知識的不够，這就是生活豐富表徵；遇着實際問題時不能不運用思想去解決牠，這就是思想豐富的動力。在這時候寫作

的文章都是有實際意義的，決不會有浮泛敷衍空洞的毛病。至於說我們的生活，思想，是否自由，這可以答覆：「不自由」，因為處處受帝國主義的監視鉗制和封建社會的束縛。

(四) 振華先生提到國難時期的寫作，爲什麼就那末幾行字就息手呢？——那是因爲篇幅的關係，不想再拉長了。同時，當代作家們對於國防文學國防戲劇……之類，都有詳細討論與專文發表，散見各刊物中，又恐怕自己的饒舌是多餘的。現在我簡單地說一句話，就是，在這時期我們應當參加抗敵救亡的實際工作裏而去，在工作過程中爲了要宣傳國難，要說服觀念錯誤的人們，要批駁謬誤的理論，而寫作起來，那麼作品的內容一定很充實。至於技術的好壞，那是另一問題。

## 怎樣研究實際問題

張××  
宋×× 先生：

讀來信，我們很佩服你們的向上心和毅力。你們開始職業生涯，才發現學校教育給予你們的知識不足以應付當前的實際生活，但是你們在三年之內，靠着集體自學的方法，已經把幾種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充實起來了，並且在實踐上你們已經參加了救亡工作，你們的成績實在值得稱讚。

現在你們的問題，就是怎樣進一步理解實際問題。比方你們指出的怎樣應用經濟學來解釋當前的紗交風潮，怎樣應用政治學來解釋當前時事的變化等等。這一種研究是非常之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研究，徒然懂得一些死的理論，那是很少用處的。

你們指出自己不能理解實際問題的來由，一方面是由於自己社會科學基礎智識的不够，（例如史地智識不够，對於時事問題就不容易了解，）另一方面是由於近來出版物的千篇一律，所載的都是一般性的文字，很少作深入的研究的，這在大體上是很對的。

不過就個人的研究來說，我們以為有幾點也得注意。

第一，你們在理解了一般理論之後，對於每一部門，不能不進而作比較專門的探討。比方經濟學，你們如果不讀「金融資本論」（豬侯津南雄著的或希爾費丁著的都可讀）及參看馬寅初，楊蔭溥等的關於中國金融和交易所實際情況的著作，就無從了解紗交風潮的真相。你們還要知道，有些經濟學者的著作，在根本理論上是不正確的，但對於某一實際問題的理論，常常能給予我們一個幫助。這是必須好好的利用的。當然，不但經濟學，其他方面也是一樣。

第二，如果要獲得深刻的理解，專門性的雜誌也是必看的。比方經濟問題單讀讀一般綜合性雜誌中間的經濟論述，是不能使我們有深刻的理解的，一兩種專門性的經濟雜誌是研究實際問題所必備的。自然，有少數高級的綜合性雜誌，所謂學術性的綜合雜誌，常常能够在理論上給予我們以解開實際問題的鑰匙，但是從事實上技術上幫助我們了解的，就是專門的經濟雜誌——不過這方面也有理論的，實際的之分別，還有情報性的，各有各的作用。

至於文藝工作和切身智識的探討，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衝突。因為文藝工作要做得好，切身智識的充實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覺得你們如果成爲文藝工作者的時候，對於切身智識的充實仍然應當分一部分力量注意它，這對於你們的文藝工作必然有不少的幫助。

## 關於思想訓練的問題

【流雄先生給自修大學編者的信】

閱童振華先生的「怎樣訓練思想」後，我（也許不只我）覺得未免太過零碎，缺乏問題的中心罷。下面是我個人的意見。

曾經有一位救國理論家說得好：「理論的探討，必然地談到哲學的方面。」好吧，我們就在這兒做了下面的提問：爲甚麼需要正確的思想？怎樣才會有正確的思想？下面的文字就是側重在這兩問題。

爲着爭取人類在社會具有的生活、自由……我們必須認識社會，進而支配社會。換言之，在這過程中我們個個需要有精細的正確的思想，以嚮導我們的行爲，當然的，也就需要訓練思想了。

人類的思想既然有目標，有目的，所以我特請讀者先念了下面這兩句：

「真正的真理，就是客觀真理」，「真理是在絕對的形式下，採取變化的相對的真理的而存在。」——郭梁諾夫。

明顯的說來，大眾認為公正的真理，纔是真理；而我們訓練思想的目標，也必須與此相符合。

雖然現社會是相對的，刻刻變化的，但却不難加以分析或判斷，如果我們把前面說過的正確理論（理論也是事實）用作訓練思想的方法的主要的讀物，我相信，這方法是比童先生的方法較為具體了。

為的，我們既不能否認社會上每個階層的人物，無論是研究文學的、自然科學的，或是社會科學的，都需把真正理論做基礎的話，那麼我的話就不能夠否定了。不然恐怕就要患着了認識不澈底的病症了。下面就是兩個事實：

愛因斯坦，他就是患了上面的毛病，缺乏正確的理論做基礎，所以他說：「科學與宗教不但可以統一，並且互有必要。」替一個罪大過於鴉片的宗教辯護，真是幼稚可笑了。

錄自埃哥洛夫的「兩個戰線的鬥爭」一文……

傅東華先生，他是跟愛因斯坦教授一樣，竟否認已被世界公認為高尚藝術之一的電影在國防上和藝術上的重要。……錄自他騙蔡楚生不在家的一段……（來信原文如此，編者不



懂。)

基此，作者敢肯定一下，無論是研究那一科學的（訓練思想當然也在內，）都必須把統一認識論，論理學的辯證法做基礎纔可以，也就是這樣纔能夠成功。童先生的方法真是過於零碎了。

這裏我們不妨把童先生的文字加以簡單的說明。其實童先生那一篇除了末後談及思想與實踐較有意思外，其他甚至有些未涉及了「怎樣訓練思想」六個字。好吧，言歸正傳。

開頭童先生就否認了我們現在缺乏良好的思想方法。我以為，如果說現在社會時時有成見有迷信是可以（他說的，）反之，中國的喪地時經濟破產現狀却會不期然而然反映成爲每個人的正確思想方法。同時我又必須替爲推進文化而犧牲自身的書店來了個辯護，我以為目前書店裏的思想書籍是够供給我們探討，研究的。（當然的，我並不以書爲滿足）童先生既然認爲缺乏，那麼我請問童先生要到怎樣程度你纔認爲滿意？

近來最摩登的流行症，就是把理論與事實分開，童先生的那篇文章就是屬於這一類。

正在死亡前夜的四十年代，童先生還乏力量的說：「假使社會的成見和迷信不拘束我們，我們的思想可以自由了。」依樣畫葫蘆一下，假使墨翁不佔阿國，阿人可就自由了，明知道這時候說假使是空談，何必多來這一個呢。

至於不可專門讀一種思想的書一句，童先生豈不是知道就使是一篇簡單的時事論文，它已經是含了經濟政治等等。思想書也是這樣，一本辯證法已是包羅萬象的書籍了。

本文的目的，我已經說過，是側重在提出訓練思想的問題。所以下面就是個人對於訓練思想的幾條基本條件：

一、以辯證法爲立場。

二、廣閱理論書籍證明客觀真理的正確。

三、研究各國之政治經濟狀況。

四、爲避免思想開倒車，思想要向前進，必須實踐。狄慈根先生解得好：「人類的思想很容易轉變去崇拜一種明知的，暫時的東西。」注意思想問題的人們必須戒之。

【答流雄先生】

平心先生交來流雄先生的一篇文章，叫我作一個答覆。我看了流雄先生的文章是批評我的「怎樣訓練思想」（見自修大學第四號）的，我非常歡喜，因爲討論能使思想進步，正合着我所說的訓練思想的法子。

爲了經濟篇副起見，分條答覆如左，請流雄先生不要奇怪這篇討論的文字又是零碎的。

（一）流雄先生所謂訓練思想的幾個基本條件，在我那篇東西裏面，沒有一條不會包括

進去。第一、我說：「思想方法是什麼呢？是邏輯，思想要符合邏輯的，而且要符合最高級的邏輯；」又說：「思想方法有低級的和高級的分別，假使我們的思想停頓在抽象方面，就不免陷在低級的階段，低級的思想方法是靜止的，和變動不息的具體事物是不符合的。」這裏所謂「高級的邏輯，」「高級的思想方法，」就是流雄先生所說的「辯證法。」

第二、我說：「在讀書或作科學實驗的時候訓練思想，」當然包括了流雄先生所說的「廣闊理論書籍，」不過流雄先生是不滿意我說的太廣汎，沒有專指理論書籍，這一點，我有我的道理，下面再說。

第三、我爲了說明思想要符合事實，舉出幾個例子，如關於「人民陣線，」「民主政治的原則，」「資本主義的恐慌」等，都是政治經濟方面的，可見我所說的「觀察事實，」「拿事實來檢證，」就是着重在如流雄先生所說的「研究各國之政治經濟狀況。」

第四、流雄先生自己說我那篇文字「末後談及了思想與實踐，較有意思，」這當然是符合了流雄先生「必須實踐」的一條。

(2) 我說：「假使社會的成見和迷信不能拘束我們，我們的思想可以自由了」(此句排印後漏去一個「能」字，但是從上文所說的話，如「我們要擺脫社會的成見，」「不能不從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也可以看出這句話的意見來，)並不是幻想着社會的成見和迷

信忽然自己消滅，讓我們思想自由，而是說要我們自己「沖決一切網羅」，即以鬥爭的方法打破成見和迷信，同時我們要提出思想自由的主張，反對思想統制。流雄先生說：「這時候假使是空談，」究竟何所見而這樣說呢？

(3) 我說：「不可專門讀一種思想的書，假使專門讀『人是上帝造的』的創世紀，而不讀『人是從猴子進化而來的』的進化論，我們的思想就不會發展，更不會認識事實的真相。」這很明顯的是替那些陷在落後的環境裏面的不幸的青年想一個方法，不是對流雄先生這樣的高明的讀者說的。就拿流雄先生最歡喜的辯證法來說吧，現在辯證法並沒有定為學校功課，倒是形式邏輯被廣泛地採用作為論理學科目了，大多數青年並沒有流雄先生這樣的幸運，讀過一本「包羅萬象」的辯證法，他們只以為形式邏輯是包羅萬象的，假使我們贊成他們專門讀那本形式邏輯，豈不是永遠要和辯證法絕緣嗎？進一步說，即算某一個青年研究了辯證法，也不能說讀一本辯證法已是包羅萬象，比方，僅僅讀了一本黑格爾的辯證法，就不免陷在觀念論的泥沼，就是站在反觀念論方面的辯證法，布哈林有布哈林的錯誤，德波林有德波林的缺點，專門讀一種思想的書，好不好呢？

流雄先生又說：「就使是一篇簡單的時事論文，它已經是含了經濟政治等等，」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一篇時事論文包含了幾種思想。親愛的朋友！你對於我說的「一種思想」的

話，是誤解了，我所謂「一種思想」是一種思想系統，不是指「學術的一部門」，一篇時事文章，儘管包含政治經濟各部門的理論，它是屬於同一思想系統的，決不會把相反的兩種思想（比方辯證法的觀點和非辯證法的觀點）混在一處的（除非那篇文章做得不好）。

（4）流雄先生說：「開頭董先生就否認了我們現在缺乏良好的思想方法……這句話文法上有點錯誤，流雄先生的意思是說董某一否認了我們現在有良好的思想方法。」他指出兩件事實證明我們有良好的思想方法；一件是「中國的喪地時經濟破產現狀却會不期然而然反映成爲每個人的正確思想方法」；一件是「目前書店裏的思想書籍是够供給我們探討研究的。」因此，他說我把理論與事實分開了。究竟關於這一點，我是不是完全不顧事實的亂說，請看那篇文章開頭的幾句話：

「思想要精密、要正確，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但是真能做到精密、正確的，就不見得很多。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環境使人們常常有成見迷信，加之缺乏良好的思想方法，所以不够透澈地看清客觀現實，理解客觀現實。」

我雖然說那些思想不精密、不正確的人缺乏良好的思想方法，却並沒有說每個人都缺乏。

我說「思想正確精密的人並不見得很多，」就是說「這樣的人相當的多。」這許多的人當然有良好的思想方法，我並不會打算誣毀他們。

可是流雄先生說「中國的現狀反映成爲每個人的正確思想方法，」我就以爲不合事實。

在大家主張抵抗侵略的時候，分明有人想着容忍到底的不抵抗主義，什麼「等待五十年收回失地，」「退到堪察加」等等的議論，難道不會風行一時？在大家擁護和平統一的時候，難道不是還有人想着排除異己？就是下層群眾，其中落後的部分，難道不是在禱祝真龍出世？

不料因爲我說了一部分人缺乏良好的思想方法，竟引起流雄先生的憤慨，並且替各書店大抱不平，說我對於書店裏的思想書籍「認爲缺乏，」還要問我「要到怎麼程度才認爲滿意，」請問我在那篇文章裏面，是不是說了半句關於出版事業的話？這真是黑天冤枉，我不能不對各出版家聲明「闢謠。」

(5) 對於流雄先生所提出的「較爲具體」而不「過於零碎」的方法，我還有兩點零碎的意見：

第一、流雄先生說：「大眾認爲公正的真理，纔是真理。」這句話假使我沒有誤會，那就等於把多數人的主觀認識的共同點當做真理標準。好像王陽明就是拿匹夫匹婦的共同認識來解釋良知的（原文記不清楚。）比方，多數人相信有神，主張由真命天子治國，這都不是客觀真理，但從陽明學說來推論，也可以算做客觀真理，這是觀念論的觀點（人類的社會實踐可以打破他。）我不贊成。

第二、流雄先生雖然沒有明說我不該把思想範圍說得太大，但從他所提出的條件及對於我的一過於零碎一的批評，也可以看出。但是，我以為思想範圍原來是有這麼廣大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方面都可以運用思想，不只是政治、經濟、辯證法三項東西而已。要知道作為思想方法的辯證法，是「包羅萬象」的，就是因為「萬象包羅了辯證法。」不僅思想本身的發展是辯證法的，也不僅社會的發展是辯證法的，就是自然界的發展也是辯證法的，所以不要以為研究了各種科學，就妨害了辯證法的研究。不要以為在各種科學研究的當中不能訓練思想。

我的答覆要收束了。我覺得流雄先生所見，基本上和我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對於我的文字沒有看清楚，有許多的誤解，這也是不能精確的分析事實的緣故。流雄先生對於我的批評，我雖然不能接受，但是我感謝他所給予的教訓，即文字要寫得通俗，不能不反覆地解說，儘可能預先提出一些疑點而一一加以解釋；還有，討論是重要的，個人不留意的缺點，由大家的討論可以發現。

## 應不應離開學校

顧××先生：

你的好學的精神，和留心時事的習慣，都很可佩服。你所說的學校沒有什麼可學，以及利用圖書館，我也相當的贊成，不過你的離開學校的辦法，則認為尙待斟酌。

我是主張自學的，即使住學校，我也覺得必須有自學的精神。但是，我並不以為一切學問，都必須離開學校去研究，才可以成功。學校教育雖然不能如我們的理想，但是在學校裏面，不見得就不能自修。假使不讀死書，在學校裏面也是可以求實學的。

我從前說過，學校的好處是容易在那兒得到朋友，不至於孤獨地去學習。你說如何可以得到朋友？在學校的環境裏就可以得到朋友。因為和人家接觸的機會很多，彼此可考察思想和性情，到了相當了解融洽的程度，自然要成爲朋友的。你又問，如何可以與朋友相處？這一點、當然不應當採用官僚政客的方法，比方，憑一些小的事情去聯絡感情、假意奉承、敷



行面子、推諉責任等等，而是用誠懇的態度去幫助朋友，批評朋友的缺點，鼓勵朋友的向上。

你是喜歡研究時事的，你就不妨找許多研究時事的朋友來討論時事，因為集體的研究比個人的研究精密得多。而且，由於時事研究，從思想上可以選擇很好的朋友出來。

學校裏沒有什麼可學，這句話只是相對的，無論怎樣，有許多科學，非在學校裏面去學是不能迅速成功的，比方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你在校外就不容易找到實驗的機會，各種實驗用的儀器，個人購置，很不經濟，而且沒有人指導，學習的困難也很不容易打破。學習外國語也是在學校裏比較好，因為有人隨時指導，一般人最討厭學校的大概是社會科學，因為學說很多，教授們各持一說，沒有定論，或者是死守陳腐的、已經被人家駁倒的道理，或者拿一些瑣碎無意義的研究來糟塌學習者的時間；但是，這仍然是不妨學習的，只要我們用批判的態度去學習它。爲什麼呢？我們一方面用自修的方法探求最進步的學理，另一方面在教室裏獲得一些研究的材料，兩方面合起來就容易進步，比方知道比較陳舊的東西，就可以明瞭那一種科學的發展史，至於屬同時代許多自命爲「新」的學說，我們知道了，又可以明白各種社會層的意識形態。只要我們有了最好的治學方法（最進步的科學方法），就是廢物，也可以利用的！

至於經濟窘迫，在你究竟窘迫到什麼程度，我無從推測，看起來大約是可以繼續住學校的吧！倘若如此，我主張你仍然住下去，不必作中途離校的想頭。事物是矛盾的，在校內求學有不好處，也有好處；你能够這樣想，就無所謂不安心了。

再則你說的大學文憑，多少有點用，也是事實。一個人無論怎樣想做事業，但不能不吃飯，文憑這東西既然在將來生活上有一些兒作用，自然不必故意地不要它——只是無力入學校的不必爲了沒有文憑而憂慮，在學校裏的不必爲了文憑而讀死書，假使爲了不讀死書而至於犧牲文憑，也當毫不在乎；我們要能够這樣地作一個非文憑主義者。——這自然是決定你繼續住校的一個重要因素。

你還要想一想另一方面，假使離開學校，你的環境是不是容許你拿許多時間來念書？交朋友是不是還有在校時那樣的便利？你從各方面考慮，究竟在你的具體的情況中，怎樣才利多弊少？世間所謂絕對完美的辦法原是受時間空間限制的，只能夠依照「兩利相衡，取其重者，兩害相權，取其輕者」的原則去抉擇。我想你照這個原則自己去解決你的疑惑，是再好沒有的。你以爲怎樣呢？

## 兩種讀書方法並不衝突

于友××：

王任叔柳湜兩位先生所講的讀書方法，各有所當，青年們都可以接受。讀書要達到完全了解的目的，特別是主要的書，非把它完全讀懂不可，所以柳先生擁護陶淵明的反對派，是正確的。他贊成「一頁不苟，不懂不肯翻下頁」的紮硬索打死仗的讀法，就是因為這對於那些隨便滑過不求甚解的讀者的確是一服對症的藥劑。不過這種讀法是不能機械地應用的，否則不免要為了一句話不懂就永遠停滯不前進了。所以必須同時了解王先生的「應於生活經驗的需要逐層擴大智識範圍，即使有不解處，也許他忽略過去」的辦法。這就是說，有些不了解的所在，暫時放下，過些時再來解決，並不是永遠忽略過去。有些難懂的書，讀第二遍就沒有那樣難懂了；我們若是多讀幾遍，就可以完全了解了。這就是王先生所說的「逐層擴大智識範圍。」青年們若是不懂得這個方法就不免白費許多氣力。

## 怎樣用卡片做筆記

勞玉環先生：

用卡片寫筆記的方法，你只要了解它的原理，不妨自己創造卡片的式樣。你先要決定你需要的筆記屬於那些種類。筆記可分讀書筆記，演講筆記和實驗筆記。讀書筆記又可分為（一）提要筆記，（二）節錄筆記，（三）批評筆記，（四）材料筆記，（五）感想筆記，（六）索引筆記等門類。就讀書筆記說，這當中只有節錄筆記——節錄書中精采的地方——和材料筆記——統計數字——得用卡片，索引也可用。卡片上除抄寫的東西以外，心須註明來源（著者，書名，頁數，）還要寫上一個題目，以便分類。卡片的式樣及大小，可以普通書籍或筆記簿為標準，還到顧及保存的便利（如度藏的抽屜或匣子的形式及大小。）分類方法可參照圖書分類法，把同類的卡片挾在一塊兒，仍須依照你的研究上的便利；因為是活頁，分類是可以隨時變動的，開始可以簡單些。以後可以詳密些。摘錄的方法，如果是旁人

的書，就摘錄原文——理論書或名著，須節錄文句；普通材料，只錄大意也可以，總之，要看你的使用方針而定——如果是自己的書，只要在書上作個記號，卡片上寫個標題或大意並注明來源就行了，——這就是索引。至於着手編著，那要看你研究的結果如何，及分類以後的卡片是否內容豐富，才能決定，這個決定只有你自己能做。

## 讀書會的一個問題——附談沉寂的局面

羅景若先生：

(一) 你說讀書會因每種書只有一本，不能同時閱讀，以致妨礙研究底進行，這的確是值得提供大家注意的一個經驗。我們覺得要解決這個困難，不能不將某幾種書——作討論底根據用的——預備幾個複本，即把同樣的書多買幾本。至於作參考書用的，仍然每種買一本，想也沒有妨礙罷。

(二) 有系統的自學書目，我們（指自修大學）社正在編製，如果弄好了，當寄上一份。暫時可利用生活書店的社會科學研究初步自學書目，是贈閱的，可函索。

(三) 沉寂也可以看做大行動底潛伏期。不過人民不應當採取「旁觀」「等待」底態度，應當擔負起推進救亡運動的責任。這樣，大行動才可以實現。至於政府方針，也是反映人民意志的，它不能完全拂逆民意。假使人民不採取觀望的態度，積極地推動起來，那麼，它就會明朗化，不會是一個謎。

趙鶴齡先生：

五月廿五日及六月十九日兩次來信，總答如下：

(一) 你說「自學只能以迅速和簡捷的方法，求得較為適合實踐生活上應用的知識或技能而已。」這固然不錯。但是，要說自學一決不能像受學校教育那麼有時間長久，「却也不完全對；因為學習是無止境的，俗諺說，「做到老，學不了，」自學是沒有時間的限制的，在學得一種實用知識或技能以後，仍然可以繼續自學。

(二) 爲了生活而對環境遷就一點兒，似乎也是必要的，只要不妨害根本任務。一方面應付環境，同時另一方面儘可能作民族解放運動的工作，這正是辯證法的。

(三) 求職業是爲了解決眼前的吃飯問題，當然不能等到社會改革以後。至於資格的限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只能(1)暫時找那不必要較高資格的職務，不過要吃苦一點，

這時應當忍耐的；同時（2）設法表現你的能力，使大家知道，將來也許有人破格任用你。此外（3）從社會關係去找事，在目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候爲了解決吃飯問題，請託的辦法也不能不用。

（四）不必爲了考試而去鑽研經學。現在爲供給應試者參考的書，可以臨時研究一下。至於試題涉及經學，這有一個總的猜度方法，即經訓注重個人修養及私人道德，（不注重一般知識，也不注意集團修養及公共道德，）任何問題以此爲中心，即如你所舉的「博學於文，行已有恥，」主旨仍是注重道德，不過一句關於理論方面，一句關於實踐罷了，這樣去揣摩主試者的意思，大概相差不遠了，他看見你的思想和他接近，雖然古書不熟，也會看你的。

（五）有系統的學習計劃，我們正在起草，以後可寄你一份。

（六）初步自修英文的書，你從開明書店和競文書局出版物中可以找到許多合用的，林語堂葛傳棧等編著的各種關於現代英文的書籍，都淺顯而有興味。又各書店多有英華對照或附華文注解的英文叢書或定期刊物，亦可參讀。



## 求學呢？就業呢？

蔡志英先生：

你爲了求學從四川來到上海，當然祇有繼續你的計劃，去投考國立大學。就是國立大學沒有取錄的話，旁的大學或學院也可以去投考的。考取了一個學校的時候，你用很堅決的態度向家中要求接濟，素來愛你的爸爸是不會拒絕的吧。而且那時候你還可以說，要考國立大學，下學期再去投考仍不爲遲。

如果萬不得已而必須回到家鄉去在那縣署中的統計員的時候，你也不要說：「回去等於自殺。」正如你所說，你可以「利用現有的環境作民族運動的工作。」你如果決意要「影響別人，健全自己，」你就決不會同化於腐化的官僚，也不會毫無所得。你即使不能立刻在衙門裏面起作用，在衙門外面做點教育民衆的工作是一定可能的。你不要忽視落後的民衆，正是他們才有無限的生活力潛伏着，你如果善發它出來，對於民族解放運動一定可能促進，這種「喚起民衆」的工作，是非常偉大的，你不要以爲沒有意義，不過是十分艱苦而已。

## 想要先來充實書本子的知識

魯陽先生：

(一) 你說「先來充實自己有關實際生活的知識，再由書本的理論和生活的實踐中得到錯誤的揚棄和困難的克服，」似乎把「充實理論」和從事「實踐」分成兩截，其實充實理論正要在實踐中去充實，理論和實踐可以同時相互生長，所以在求知識的時候，不能同時注意書本以外的生活，在作事的時候，不可不同時增進書本上的知識，提高自己的理論水準。

(二) 你能够進學校學習一個時期，當然很好。你所選定的學校，當然可入，只要學科符合你的志願。至於可靠與否，是沒有絕對可靠的，學校只能給學習者一個幫助，一切要靠自己努力，——並且不能盲目的相信任何學校。(三) 你讀書的方針不錯，不過你不要等到讀了很多哲學以後，才能讀旁的社會科學書，你只要了解了最基本的幾點，就可以讀旁的書以及日常的政治經濟。書的選擇，要按照你自己的情形，我們不能代指，不過你可以參看本刊)

自修大學）各期的介紹讀物的文字。（四）有國防意義的彈詞，曾有人試作過一種，叫作走私，大約不久將有單行本出版，其中也有「棚篇」。又民衆週報中有許多鼓詞，是和彈詞類似的東西。其中有包含國防意義的。

## 失學的煩悶

王韜先生：

入學校是要看家境來決定的；假使家庭無力擔負學費，只能罷學，用自修的方法來增進自己底知識。升學的心，不可以過分熱烈，要知道學校的功課，未必切合實用，畢業證書也未必能當飯吃。

當然，假使有半工半讀的機會，你仍然要利用它，不讓它失去。

學校的選擇，要由本人底志願來決定，我們不能指出何校，每一學校的特長，社會上大概是有定評的，你可以多問幾個朋友。

因失學而煩悶，是大可以不必的，這理由上面已說了。我們對於任何事體，只能按照目前的實際情形決定辦法，躁急是毫無益處的。

學習英文，也是可以適用自修方法的，因為你的英文已經有了基礎，再進而閱讀各種書報，由淺入深，不斷的幹去，一定可以成功。

## 失學——失業——性的要求——自殺——何處去救國

鄧橙先生：

(一) 關於求學問題，不要以入學校爲唯一方法，因爲學業可以由自修而獲得，閱歷也可以增進學識。你如有機會入學校，當然很好；假使沒有，也不必勉強，尤其不要懊喪。

(二) 失了業，只有重新再找職業。不過也不必拘定要恢復原來的地位。任何事情，就是刻苦一點，大可以幹了再說。你不妨勸你的朋友這樣做，叫他不要灰心。

(三) 性的問題，第一是要拿出堅強的意志來自制，其次是要研究性的科學，使自己明白怎樣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它。就你的情形看，求學與擇業的問題還需要相當時期來解決，決不可在這時候結婚以增加自己底家累；隨便解決性的問題更不好，因爲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恐怕異性（也許還有嬰孩）會因你的牽累而犧牲人生的幸福。

(四) 當然，一個人遇着任何困難，都不應當自設。他應當爲國家社會而努力。民族解

放運動，到處都可以做，因此爲國家民族服務的去處是可以不問的。青年的救國團體，也是可以自創的。不過，你在廣州，人地生疎，也許要感覺困難；如果回到江西，就會有辦法了。

(五) 無線電工程學校，改名傳習所，大概是規模尙小，設備不大完備的緣故吧。

## 讀書，修養，和改造社會

胡仁軒先生：

(一) 關於讀書，你說你不知道選擇，不知道確定目的與計劃，又沒有集體讀書的環境，只是拿起書來「硬讀」，一打開一本雜誌，篇篇都讀，結果是缺乏興趣，恐怕難於持久。我們希望你把本刊第七號的怎樣增進讀書效率及第四號的怎樣養成讀書的興趣兩篇文章仔細看看。你說「硬讀」有時是必要的，這句話很對，不過「硬讀」讀不懂時，你不要灰心，你把不懂的地方作一個符號，過些時候再去讀第二遍，就會比較要多了解一些了，名著是不妨多讀兩遍的。你說你不願讀第二遍，也不要緊，你去找同類的書，多讀兩本，也可以逐漸貫通起來的。讀書的目的，大概說來，應當如你所說的「改造社會」，你自己的環境就是應當改造的，你的同事沒有求知慾，你應當去啓發它，你不但應當屈伏於「聲色貨利的包圍」，而且應當擔負起改變環境的責任。你不妨把你讀過的文章常常向同事講述，不管他們願不

願意聽，最好和傳教師一樣去絮聒，並且設法和本身生活聯繫起來，經過一些時候，他們一定和你表同情，願意跟你走的。在這種過程中，你自己的能力，也必定會增進。(二)個人維持生活和改造社會，兩方面都應該顧到，但是，改造社會，並不要去開眼前的職業，却要利用眼前的社會地位去實行改造。如果說現在的職業是暫時的，你也不必因此「寒心」，你可以把目前的職業做基礎去再找同類的職業（因為人們總是只相信你過去的經歷的。）你自修的功課，可以分爲「爲職業的」和「爲事業的」兩種，兩者都不能不要，社會科學雖然不是職業上的技術知識，但對於你所願意的改造社會的「事業」，一是有用的。(三)改造個性和思想，制馭感情，這都是要靠集體生活和常常運用理智，要靠改造社會的實際行動的。孤獨的生活和安閒的生活不能改掉這些毛病。(四)演講時的胆怯，是由於缺乏經驗或事前沒有準備。多演講幾次，並且在演講前把演講內容準備一下，就不會胆怯的了。(五)說新環境裏生長起來的人比舊環境裏生長起來的人要更進化，是就一般的情形說的，自然有些例外，那是由旁的因素決定的。說精子胎兒和胎兒的成長否定了人，就是說一個新生命已經某種程度的脫離舊生命獨立成長了，精子胎兒雖然包含在人體中，卻是另一生命而不是原有那個人的生命，這是很明顯的。



## 怎樣克服歪曲理論者

陳其輝先生：

你說你的某同學，對於新興的科學理論已涉獵不少，然而書本上的理論，不能把他轉變過來，他反而罵某些文化運動者爲投機分子，這樣的人，既不忠於理論，就是讀幾多，斷不會把它們配合到實踐，也許將來還可以形成叛徒。你希望我們把歪曲理論的原因及克服的方法說一說。

這一種人，誠然如你所說，是否認真理的客觀存在的。在他看起來，無論什麼事，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有多少立場，就有多少真理。可是事實上真理是只有一個的，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只有站在最前進階層的立場的，才能認識這唯一的真理，他們的主觀認識才會與客觀真理相符合。我們要使這種相對主義者認識客觀的真理，就只有一個方法，一叫他實踐，叫他站在最前進的人們的立場上。——

自然，你還得分析他的環境，找出他爲什麼成爲相對主義者的原因來，假使他的毛病是在思想上的相對主義，你便可以介紹他細讀正確的哲學書，例如「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去糾正他的思想。假使他的毛病是受了朋友的影響，你可以介紹幾個前進的朋友給他。假使他的毛病是由於他的社會地位，如買辦階層之類，那是稍爲難以轉變的；然而在目前，整個中華民族要做亡國奴的時候，恐怕任何社會層的人也難倖免，我們覺得從救亡問題上去覺悟他，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其頑強鋼蔽，毫無轉變的可能，就只有在群眾前面宣佈他們的反動性質，以免人們受他的壞影響。

## 怎樣對付官僚腐化的積習——怎樣應付同事們

運春先生：

(一)辦事不認真，生活腐化，這是一般小官僚的積習。目前上級官吏還不少勵精圖治的人，但是因為承襲了過去官僚政治的機構，恐怕他們除了潔身自好以外，對於澄清吏治也不會發生多大的效果。因為要澄清吏治，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的檢查，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監督，現在完全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所以自上而下的檢查也不能周到，不能認真，許多罪惡都在「瞞上不瞞下」的方式下滋生起來。近年當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本來包含了澄清吏治的意義，可是這種運動仍然是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所以效力並不怎樣大。不過在沒有澈底改變官僚制度以前，這種辦法如果推行，至少像你們同事的那種腐化生活也可以稍許改變一下。

服務人員不一定要資格，更不一定要學識，只要介紹人面子大就行，這也是官僚政治的

特徵。

根本的挽救是發展民主運動，因為只有民主潮流的發展。可以形成自下而上的監督，但這當然不是個人在短期中，能辦到，而是需要聯合同志們去幹的。個人在改革運動中還要能够容忍一些，不可躁急。

(二) 生活不安定，是一般的現象，你只能按照你的特殊環境去想辦法，比方找一點附帶的工作做做，或者和朋友們聯合解決，或者要求工程處想辦法弄些臨時工作做，等等。同事們對你的「嫉視」或「看不起」，這是可以轉變的，首先是要你自己改變態度，不要存一些兒厭惡他們的心思，不要表現一些兒不高興他們的神氣。他們打牌玩姑娘，你自然不應當同他們去，可是和他們談談那些事，也沒什麼要緊。他們看你和他們也談得來，自然和你接近，然後你便從打牌玩姑娘的事說起，使他們漸漸了解社會問題，以至於國家大事，不見得他們就永遠要嫉視你或看不起你吧。假使你自己表現得「落落難合」的樣子，什麼事都孤獨的幹，那就很不容易使他們受你的影響了。

【附來信】

自修大學諸先生：

因為我是「自學」的一個讀者，故對於各位先生很熟悉，不過通信請教還是第一

次。這裏首先要請諸先生原諒我的冒昧，下面是我要請教各位先生的：

A 我脫離學校（高中土木科）快二年了。爲了要吃飯，一出學校便掙扎在生活線上。我知道現在的青年在其生活圈子裏不必掙扎熬煎而得到圓滿的生活的極少，所以我自來雖是掙扎、熬煎、喘氣、然而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我自己是盡了所有的力量，心裏問來無愧。

在將近兩年的生活經驗中，最使我感到痛心，感到失望的是一部分靠了面子介紹而生活的人們，他們作事，不一定要資格，不一定要學識。沒有資格和學識的自然是一批濫污，荒怠職守，其來頭大的（介紹人是面子）且目無直接長官，一味驕橫蠻幹。至於有相當資格及學識的，也可以不必作事。（當然也有例外）橫豎位置是穩的。一面子人——有的或者不知道他所介紹的人有違職守，不及誥誡。或者以爲事屬微小，不值得留意。而有的明知其所薦的人必不稱職也毫不之顧。結果在同一機關，居同一職位，便有閒忙懸殊的現象。而工作之不能如意進行，不能圓滿完成，自不必說。流弊所及，影響於社會實大。問題是：（1）我們對於此種流弊當如何自處？（2）當如何挽救？

B 我極不滿意於現在所處的環境（公路工程處，）因爲：

1. 每段工程有限，工竣後，即改組，飯碗每因此而生動搖。幸而能再延長三兩月，然而

生活總不安定，讀書作事感到很多痛苦及不便。

2. 同事們（甚至長官）服務觀念極微，他們生活目的是賺錢，點綴生活的是打牌，玩姑娘，你獨個兒認真工作，或趁公餘看點書會招嫉，偶爾談句把愛國的話，他們倒看不起，心裏臉上都好似說你：「你這樣的小子配談救國？」

3. 工作不澈底，不認真，不緊張，處處表現出人力物力的浪費。

4. 工作（個人的）不易有成績，因而不會有一點進展。我不願就這樣庸庸碌碌地了結此生。（下略）

運春上

